

陶知行主編 孫銘勳著

書曉
之莊
一叢

古
廟
活
菩
薩

友聲旅行社圖書部惠存

淮安新安中學致贈
一九五三年三月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9651B



捧着一顆心來
不帶半根草去

新安小學同志

陶知行題

獻與

犧牲主義
躬行實踐
之注冊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江南」！這是一個多麼甜美而令人神往的地方！有史以來，不少的詩人文士替她歌詠，不少的帝王才子向她流連，簡直把她讚仰得成爲上比天堂的勝地。至於只隔一水的江北，好像從來就很少有人向她垂過青，尤其是「一二八」的國難，把許多漢奸的帽子加在「

古廟活菩薩

「江北人」的頭上，於是這「江北」二字，更是討得人嫌。

所謂江南的勝地，並不是指長江以南的一切地方，僅僅是包括了江蘇南部的蘇、杭、京、滬，而江北也僅僅是指江蘇北部的淮、揚、通、海。

在這被人討厭的江北的運河岸上，有一個古廟裏的學校，她是從混亂的鬥爭中產生出來，又是在艱難困苦的進行中建立她的基礎，而現在正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向前穩進。她的本身，負得有時代的新教育的使命，又具備着整個破落而日趨於大轉變的中國社會的縮形。她的年齡雖已過了進幼稚園的四足歲，但一向是潛伏在陰沉的黑暗的底下層而未曾被人聞知。現在，我概要地把她的過去現在介紹出來，請一般留心教育的人們，耐着性兒看下去吧！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而想家天下於億萬斯年，遂逼迫着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劉邦做了皇帝，把勞苦功高百戰餘生的韓信封為淮陰侯，這淮陰，便是如今掌握着蘇北魯南的運河交通

樞紐的清江浦。

韓信功成身貴——雖然不久也就受了兔死狗烹的殺戮——以後，他少年落魄時的遺風軼事，當然流傳人間而昭示簡冊。回憶我們在小學時讀到韓信的故事，都能够在小小的心靈深處，發生出無限鼓舞的熱忱。但這少年韓信的許多故事，並不是出在清江浦，而是出在清江浦之南三十里地的淮安。淮安城內，現今有一條街的名字叫做「胯下橋」，在這一條街與另一條街橫直相交的十字口上，雖然怎樣也找不到一點橋的痕跡。但空中却有「胯下橋」三個大字，隱現於灰暗剝蝕的紅色的木匾上，據說：這就是少年韓信受胯下之辱的地點。出了西門，沿着運河向北前進，約三四里地。在河堤的東面，矗立着一道高大的木牌坊，上面有閃耀着金光的「釣魚台」三個大字。任你是怎樣生疎的客人，只要懂得韓信的故事一看見這三個大字，便能夠想到這就是少年韓信釣魚的陳跡。你的目光從牌坊的大門內直射進去，便可以看出裏面有生着葱葱鬱鬱的蒲草的一個大湖。倘若你有功夫走進牌坊裏去一看，便能夠得到欣賞乾隆皇帝親筆題詩的御碑，更有幾千年來永垂不朽的石刻的「韓侯釣台」。而矮小，陰

森，卑濕，污穢，齷齪，與我們腦海裏的想像相差太遠的漂母祠，也就建築在這裏面。這些，都是後人爲欲崇德報功而不能不給他留一個永久的紀念。雖然韓信這個人是值得我們用現在的時代意識給他作一評價，但我們看到他的這些痕跡之後，心裏也不能不發生出一番思古之幽情。

但據另一方面的傳說：韓信雖然確實是生長於淮安，也確實在淮安城內因爲吃了豬肉沒有錢還賬——史書上不是這樣寫——而受過屠戶的胯下之辱。也確實在城外的湖上釣魚又兼爲漂母看衣服——史書上也不是這樣寫——而受漂母的一飯，但他的台，她的祠，當初並不會建築在淮安。只因後來淮安成了附近六七縣的首府，掌握着附近六七縣的政治的最高權威，爲了要有些特殊的點綴起見，這府台當局就不能不用他的政治的權威把這些古跡從別地搬移到這裏來，這一說却也有相信的可能，但我們也不敢斷定他是真是假。我們沒有胡適之的餘閒，雖經故老嘖嘖口傳，也不必多費精神去考據了。

你瞻仰了釣魚台及欣賞了漂母祠之後，覺得無聊得很，於是向後轉，走出大門，再沿着河堤向北前進，大約走到半里路的地方，便遇着一道上面寫着「枚皋故里」四個大字的磚築的大門。進了大門，便有許多矮小的茅房草舍連接着靠在河堤下面。本來，這些茅房草舍是建築在河堤上面的，只因河水泛濫，三四年便有一回。幾千年來靠天吃飯的人們，除了用唱大戲或唸經禮佛以請求金龍四大王的哀憐而外，還不得不把他們附近河堤的田地裏的泥土挖來修築河堤。於是這河堡便漸漸地漸漸地比房屋還要高了。

河裏有着許許多大大小小的木船，這些大大小小的木船之中，有的是只在這裏停泊一夜，便分向南北趕他們的行程；有的是在這裏裝載或取下往來的貨物。從鎮江開往清江浦的小輪船，每天下午四時在鎮江出發，在半途停泊了兩夜之後，於下午四時經過這裏逆流而上，約六七時許即可到達目的地。從清江浦開往鎮江的小輪船，則在早上十時許在這裏停留幾分鐘再順流而下。倘若不是遇着冬天河水結冰，或夏天大水沖毀河堤的特殊情況，每天總有一上

一下的輪船，行旅往來，是有着相當的便利，河堤上面，有着許多成羣結隊至少在三十部以上的黃包車。黃包車在一年以前並不曾有這麼多的數目，只因去年「一二八」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炮火把閘北，吳淞，江灣，轟炸成爲一片焦土以後，許多皮黃骨瘦的工人，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給他們流那不會流盡的最後的一滴血汗，於是他們感謝昭和的皇恩，回到故鄉來和他們的家人團聚。然而團聚自然是團聚了，但一天缺乏了三頓飯，他們還是不能安閒閒地樂敘天倫。於是這拖黃包車的一件事，便是一條簡切便當的謀生的道路。黃包車既是驟然增加了許多，而這以拖黃包車爲解決一日三餐的飯碗數，也就驟然減掉了不少。所以，若果有一個可以坐黃包車而又想坐黃包車的「人」從這裏走過，便立刻有七八個車夫把他們的脚步加速度地上來招攬。說到價錢，自然也就比一年以前便宜得多。比如從這裏到清江浦二十五里路，在一年以前要四角錢，現在則只消三角或二角五便可以坐了。此外，尚有從清江浦到揚州的長途汽車，但價值太昂，不是普通的一般人可以資格享受。

這些茅房草舍裏的人們，爲着供給客人們的需要而自己也可藉以糊口起見，有的便賣着

燒餅油條，有的便賣着大麵稀飯，有的開着小小的菜館，有的開着簡陋的客棧。在茅房草舍以外，又有着許多來自遠方的流浪者，用幾張蘆蓆搭成一個高不到三尺的篷子，這便是他們一家老小男女五六口人的安樂窩。他們不務農，不經商，而唯一的職業便是在運河裏挖一些黏土來製造兒童玩具。他們在中國的兒童教育界。實暗暗地掌握着很大的威權。由他們手裏製造出來的一套又一套的泥偶人，其用途不也等於福祿培爾與蒙特稜利的恩物嗎！

在不多年前，大約是碧眼黃髮的洋大人還沒有踏進中國的版圖而津浦鐵路也還沒有修造的時候，這裏是一個很發達而曾盛極一時的鹽運碼頭。現在，倘若你在河堤上向東轉，穿過茅房草舍而朝着黑暗仄狹的街道上走去，這一條街的長度也需要二三十分鐘的時間才可以走完。這條街上，曾經居住過許多富商大賈，也曾經流連過許多達官貴人。現今雖已時移世異，當然令人覺得晚景荒涼，然而當年的茶樓酒館歌台舞榭之類，尚有許多在這荒涼的晚景裏度着他們的餘年。綢緞店，布疋莊之類的商號，也有許多在這荒涼的晚景裏掙扎着他們的殘喘。在今年——民國念二年四月以後，許多綢緞布疋的商號，都一齊減價大拍賣，就他們

自己以及別的知道內情的人說起來，他們的確是削本賤賣，而買的人當然也較之以前得了很大的便宜。

由於上面這些現象，再看看路上的垃圾糞便，室內的灰塵蒼蠅，以及篷首垢面的女人，赤身裸體的孩子，便可以無疑地斷定這一地方的經濟狀況是呈顯着不景氣的現象而日趨於破落。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潮，不特弄得倫敦會議只讓李維諾夫一個人滿載而歸，而且也已經打到了這裏的每一人家的門背後了。

「余哀王孫而進食」的漂母，當年便是住在這條街尾的一角。在詩壇上樹起「七發」的枚乘，以及可以比擬東方朔的枚皋，他們父子倆也是孕育在這條街上的空氣中，至今猶有一所「枚里小學」以紀念他們的故址。在大清時代聲威煊赫的翰林，現在也還有一個健在人世，閉戶讀書，翹膝掀髯而喟然感嘆這人世的一代不如一代。

當年的繁華雖已不堪回首，但這一小小市鎮上的學齡兒童，據十九年的調查，居然還在壹千名以上。至於這市鎮上當年繁盛時的人烟有多少，當然也就不必再來曉舌了。

這市鎮的名字便叫做「河下」。

這市鎮當然也有着他的四通八達的道路，北面，順着河堤可以直達清江浦，南面，順着河堤穿出「枚皋故里」的大門可以直達淮安的西門。東南方則有一條蜿蜒三四里長的大路，達於夾城的通衢門而入老城的北門，這條路的西端便是市鎮的南角而接於河堤。牠是用許多由遠處運來的大青石鋪成功的，這些大青石也隨着時代的命運而日趨於沒落凋零，雖然已有許多失了踪跡而且令人無從進尋，但現在牠依然佔領着大量的光滑的平面。在這許多光滑的大青石上面，還零零落落刻着許多蓮花，因而這條道路也就以蓮花爲名。

「蓮花街」。

雖然冠上了一個「街」字的頭銜，但牠確實只是一條封建社會的農業文明的道路，而不會具備着一般人眼光裏的「街」的模型。牠沒有瓦屋雲連的商店，而只是一個人烟寥落的散

農村。東端靠近夾城的通衢門處，很散漫地住着三十來戶的農家，西端靠近河堤的農家，也總共不到十戶。這四十來戶人家的農事，不是種稻或種麥，每年除了以少部份的時間栽植一些蔬菜而外，其餘大部份的時間便是剝蒲。蒲，是一種留根多年生的水草，在栽種方面是簡直不費什麼功夫，而全部的功夫便只是剝。蒲草在春初發芽抽條，到春末便高到四五尺。農家的男子便脫掉衣袴到水裏去割起來，婦女們便整日半夜地從事於剝。她們剝蒲所用的工具，只是她們的手指，間或也用一些竹片或銅片做成的小刀。她們的手指與小刀在蒲草身上的振蕩，居然也會發出一種有節奏與旋律的交響樂，蒲草割了又長，總共春末夏中初可以割三次。春末夏中割下來的蒲草，把牠根部的中心裏的嫩葉取下來，是一種味極鮮美的蒲菜。牠的粗老的部份，便全是用作編蒲包，打草鞋，搓繩子。蒲包的用途是裝鹽或鹽菜，也可用以裝蠶豆，黃豆，或棉花，草鞋與繩子的用途比較狹小。因而出產的數量也比較稀少。用途最廣大的既是蒲包，則出產數量最多的也是蒲包。但她們一年除剝的時間以外，便很少有時間再來從事於編，而且本地對於蒲包的需要也不多，所以這蒲草的大部份便是從運河的

木船輸送到旁的地方去。說到價錢，初上市的蒲菜可以賣十五枚銅板一斤，此後便漸漸減低到十枚八枚六枚不等。至於粗老的蒲菜，幾年前可以賣一元五至二元一石，至前年大水爲災以及「九一八」「一二八」的國難以後，便減低到一石只值一元或七八角了。但遇着河水泛濫，蒲包可以裝着沙土去築堤，或者用以填補已被河水沖毀的堤口，因而在兩三天之內，蒲包的價錢可以驟然增高到兩三倍，這是他們一個發財的機會，便整日整夜地忙碌着用蒲草來編成蒲包以應這急時之需。既然這河水泛濫是他們的一個發財的機會，當然他們的心目中也免不了常常希望這河水的到臨。雖然這河水陡漲時的短期的高價補不了河水退縮以後的長期的黯淡，但這眼前的福利也不亞於五千萬元的美棉美麥。然而他們實際並沒有得到什麼肥肉可以吃，所以終年的忙碌，也只落得住着矮小污穢的草房，穿着破爛而不能蔽體的粗布衣服，吃着粗糙無味的淡菜淡飯。更不會有什麼餘閒來做精神上的鍛鍊，用許多大青石來刻上蓮花以鋪成道路，好供給他們散步時有藝術的欣賞。而且在這條路旁也找不出一點可以供人憑弔的廢墟，當然牠不會有過什麼了不起的繁榮。

爲什麼在這許多光滑的大青石上面，會刻着許多蓮花？這也有一段特殊而平凡的史實。

從河堤上踏着這條路向東走去，走到佔全路長度約三分之一的地方，便有一道磚橋，橋下水深，橋旁又兀立着一根六方形的石柱，柱上刻着鎮壓妖魔的靈符。因爲從河下鎮的中心點坐小船達到淮城的中心點必須走這道橋的下面經過，這道橋便掌握着淮城與河下之間的水陸交通的鎖鑰。雖然從這橋上來往的行人以及在橋下來往的畫舫每天是不能計算其數，但據說這橋下是有着吃人的妖魔。

若干年前的某月某日，有某街某巷某家的某要人，從這道橋上經過，無故蹈水而死，這死，既是出於無故，而且死者又正是壯年時代，還沒有達到該死的時辰，當然他本人是極不願意，因而他的含冤莫白的精靈，便常常在家人中間來作怪，從夢中指示他的家人要到某處去請某個極有靈驗的和尙來替他唸經，超度他的亡魂。發財人的錢應該用在這些事件上，當然是正大光明。於是，經過了相當的手續之後，這位極有靈驗的和尙也就命駕而至，在橋旁修造了經堂，他的唇舌、就要在這香燭紙錢的烟霧中作四十九天的勞頓。而活人，亡魂，妖

魔，都能夠很鎮靜地等待着他這四十九天的功德的圓滿。然而，這家的活人因為心裏太急切了的緣故，在四十八天的下午跑來看看，誰知這和尚不是在唸經，而是在閉着眼睛打瞌睡，不由得怒火冲天，「拍！拍！拍！」給了他幾個耳光。和尚醒來，一點沒有怒意，和顏悅色地收拾行裝，辭別主人，回到他的菴裏去了。

當夜，這含冤莫白的精靈又來在家人中間作怪，從夢中斥責他的家人不應該打那和尚的耳光，因為那和尚在打瞌睡的時候，正是他頂出力的時候，只消再等五分鐘，他的亡魂便可以得到超度。現在和尚經這一打，他的靈魂又要在汪洋的澤國受無期徒刑的苦難。他的家人聽了這一報告，驚恐非常，於十二萬分悔恨之餘，又不得不再到那和尚的面前去陪禮謝罪，虔誠奉請。這和尚對於這家的活人的請求，當初是置之不理，最後提出了一個弄得這家的活人目鈍口呆而無以為對的條件：「若果你們要我再給你們超度亡魂，除非你們有本領把我的兩隻腳踏着萬朵蓮花走去」。

有錢的人總是有辦法的，經了相當的時間之後，這條路上，從西頭的起點到東頭的終點

便鋪上了雖不足一萬但也爲數不少的一朵接一朵的蓮花。這便是蓮花街的名字的由來。

聰明的讀者，這一段史實雖然是真實不虛，但你總能够用你的受過科學洗禮的腦筋給他作一個評價。現在，我們幾個受過科學洗禮的大人以及我們若干個受過科學洗禮的孩子，對於這一史實只有置之一笑，而且居然不會怕這橋下的妖魔的吃人，每當溽暑炎天，還常常到這橋下的水裏去游泳。但在民國二十一年的夏季，前後相差只一週的時間，果然有一個童養媳和一個窮光蛋在這橋下結束了他們的生命。從此，我們不能否認這橋下確實有吃人的妖魔，而這妖魔便是當前的社會制度。

就在這道磚橋的旁邊，有着一個矮小破爛的茅菴，因爲既是茅菴而且矮小破爛，這些平凡的老百姓，當然就不會認識這菴裏的神靈。這菴建自何年何月，既沒有人來考據，當然也沒有有人來注意到牠的衰頹。所以一向只任牠在風吹日晒雨淋的廣漠中，度着牠淒涼冷落的年

華。

某年月日，有一個被撤職的鹽運使從揚州坐船回到北京去，中途停泊河下。因為時間尚早，他便整齊衣冠，到河堤上去踱着他逍遙優閒的方步，一踱便踱到這橋旁。其時，正有幾隻發出清歌的畫舫從橋下經過，他聽着清歌，看着畫舫，心裏發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奇異，於是他就走到橋頭，睜開眼睛向四面東張西望。從緩緩蕩着向北而去的畫舫看到瓦屋雲連的河下鎮的大街，街的東端，接於新城的城牆。新城靠着夾城，夾城靠着老城，牠們的城牆從東北經過東南展長至西南而接於河堤。西南至西北，便是蜿蜒如龍的運河堤岸。這一幅周圍廣闊不下十多方里的地面，這道橋是佔領着水陸交界的關頭。從橋分向東西，展現出兩幅略同三角形的陸地；分向南北，展現出兩幅略同三角形的水面。水的面積大於陸地，這兩幅陸地的形態也就略同於兩個半島。倘若我們把這兩幅陸地擴大成爲西半球的南北美洲，則這道橋也就等於溝通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巴拿馬運河。水裏長着葱葱鬱鬱的蒲草，而水面與陸地銜接的邊緣，又鋪上一層綠色圓形的菱葉。菱葉上面，正浮蕩着許多橢圓形的木盆，盆裏坐着

許多農家的童男童女，口裏唱着清雅和諧的菱歌，兩手緩緩地伸入水中去摘取他們秋收的菱角。再看：北面河下大街後面的魁星樓與二帝閣，正和南面老城裏的文峯塔與北角樓遙相對照；西面的漂母祠與釣魚台的御碑，正和東面夾城通衢門的閣樓互相輝映。此外，各處散佈着許多成行的秋柳，掛滿了紅葉的烏柏，以及圍繞着荒塚兀立的柏樹，更襯托出一幅自然界的美麗畫圖，任人盡量地收入眼底。在這樣一個具有如同衆星環拱而又清幽秀麗的橋畔，實在不應該只有這樣一個矮小破爛的茅菴。於是，這鹽運使就不惜降低他的尊嚴，又把他的方步緩緩地踱進這矮小破爛的茅菴裏。鹽運使之所以能夠做到鹽運使，當然是因爲他具備着許多不同凡響的天才，而這許多不同凡響的天才之中，當然也具備着一付不同凡響的眼孔。從他這一付不同凡響的眼孔裏放射出來的光芒，注視到這茅菴裏的泥偶人的身上，他立刻認識這就是三代時候的周靈王。當年統領兆民的主權，而今安在？俛仰之間，百感交集。由於對於這沒落荒涼的靈王的傷悼，便立刻感懷到他自己的官運的不暢達。當下，他便合十瞑目，虔誠敬禮，在他的心靈深處，向靈王許了一個私愿，倘若靈王能夠在冥冥之中默祐他恢復

了鹽運史的官座，他決定來把這矮小破爛的茅菴，改造成爲雕樑畫棟的大廈。當他默默地向靈王禱告完畢之後，他立刻感覺到身心暢然，小心翼翼地退出菴門，又踱着他的方步回到船上去了。

途中無話。

回到北京之後，大約過了二年的時光，他居然又領受了浩蕩的皇恩，回到揚州來登上他的鹽運使的官座。然而，這兩年的時間的風雨。早已把他當年向靈王許下的私愿，剝蝕無餘。而這把茅菴改造成爲大廈的念頭，也早已置之腦後了。忽然痛了一場大病，痛得他九死一生，他才靈機一動，想起當年的事實，懊悔目前的罪過，他就立刻頒發下急于星火的文章，要河下經理鹽業的富商大賈替他這矮小破爛的茅菴，改造成爲雕樑畫棟的大廈。至于改造時所用的經費，到大廈落成時報他一個總數，他即如數奉還，這些經理鹽業的富商大賈對於直接的上官鹽運使的命令，當然奉行唯謹。這件大興土木的工程，雖然及不上今日蘇俄的五年計劃，但也驚動了不少的遠近遐邇的小民，而且從這些遠近遐邇的小民的身上，也總

免不了或多或少地流下了一些血汗。所以，不久之後，居然大廈落成，但富商大賈們不曾把這一筆費用的總數向鹽運使報告，而鹽運使也認爲理有應得。未曾把這一筆費用還給富商大賈。靈王既「得其所哉！」地恢復了他的靈位，鹽運使也安然無恙地掌握着他的官權，富商大賈自然還是富商大賈，流了血汗的小民依然是流了血汗的小民。一舉數便，彼此都能心安理得地平平靜靜地過下去。

這便是靈王廟的一段因緣。

然而，靈王既有大廈恢復了他的靈位，可以領受四圍景物的環拱而壓鎮橋下的妖魔，但香火的供奉又必得有一個活人常川住持。如此，則靈王的香烟紙燭以及住持的活人的油鹽柴米等費又將從何處出動呢？這自然又有人能夠樂善好施，很踴躍地出來助成義舉！

因爲這許多富商大賈之中，十九是安徽徽州旅淮的僑民。當初他們僑居到這裏來的時

候，不過是少數的幾個人，經過了許多年代的蕃衍生息，人口日衆。地域的疆界，影響到人類的分歧，爲了他們共同的利害關係，這些徽州旅淮的同鄉，不得不進行他們的團結。當他們團結起來討論他們的共同利害關係的時候，自然又不能不有一個公共的會議廳。而且，常常來往于淮城的同鄉，是他們的共同的客人，有時要在這裏小住十天或半月，他們也不能不有一個共同的招待處。人類總是靈機活動的東西，他們的會議廳與招待處便想到了這靈王廟的身上。然而靈王廟的名字既不能變更，而權利與義務又應該平均分配的原則，他們也能在這一事件上運用出來。于是，他們便想到了一個辦法，就在修造靈王廟時不會出錢的次一等的富商大賈——這些當然也是徽州同鄉的身上來籌錢。這一個消息傳到了南京，許多常常往來于淮城的南京的徽州同鄉，以及僑居京淮兩地而沒有具備着富與大的資格的商賈，都很踴躍地自動地按他們的財產能力出而捐助。集腋成裘，他們便得到了一筆很大的金錢，買了許多田產，再加造幾間房屋。于是，靈王的香烟紙燭以及住持的活人的油鹽柴米等費既有所從出，而他們的會議廳與招待處也立刻完成。

因為徽州另有一個名字叫新安，所以靈王廟也加了一個「新安會館」的名字。

爲了要供奉靈王香火而常川住持的活人，雖是頭上頂着九個火疤的佛門弟子，但財產的管理權仍是操之于徽州同鄉的手中，由大家推舉一人出來負責主持。這負責管理財產的人，當然可以從經費出納的轉換中，獲得了許多的餘利。而且幾年之後，居然借了一點事故，把這替靈王供奉香火的佛門弟子也取消，由他一人來身兼二職，于是他當然又可以獲得了更多的餘利。然而當着天下太平的盛世，生意興隆，財源似水，一般人對於這筆如同蠅頭微末的餘利，當然不會把牠放在眼裏。但是時代的法輪，不能容許這太平的盛世常常存在，帝國主義者的大砲轟開了東方的門戶，大機器生產的貨物充斥了中國的市場，而且津浦鐵路建造完成，運河失掉了牠的漕運，于是這地方的生意便一天一天地不能興隆，許多人的財源也如同失掉了來路的燈油一天比一天地乾涸下去。在起初視如蠅頭微末的餘利，現在就變成了一個

很大的寶藏，這寶藏的力量便不能不引誘着一部份生計困難的人們的垂涎三尺。等到這三尺垂涎伸長到三丈的時候，也就不能不把他們當初怒目而視的態度改變成爲拳腳相搏，于是對於這財產管理權的鬥爭，便從此開始。

他們鬥爭的法門是告狀打官司，官司的勝負，就是他們這財產管理權的得失，得者必欲維持其不失，失者必欲恢復其已失，鬥爭永無休息，交換作主人，彼仆此興，扮演着歷史上週期循環的滑稽劇，也表現着現代中國政治舞台的縮形。但其中也有着傑出的人物，能夠將這財產管理權長期把持。他——這管理會館財產的人，吳俊卿，鬚髮斑白一老頭。他的臉上常常表現着一付和善的笑容，會着客人時也有一番彬彬的禮貌，說起話來也能夠很圓熟地運用着許多新時代的術語與名詞。然而，他的生平，是以打官司爲能事。他運用出那老練圓滑的手段，想長期鞏固着這財產的管理權，而且傳子傳孫以永垂不朽。這一個念頭不免引得許多人的眼睛發熱，這眼睛發熱的許多人們，因爲有一共同的目標存在，遂大家聯合起來，與這老頭造成了敵對的形勢。這一敵對的形勢又一天一天地尖銳起來，終于爆發而成爲空前

的——也許是絕後的——打官司的搏戰。這老頭又運用着他老練圓滑的手段，而且居然在多年前便實行了長期抵抗的政策，不急不徐地與敵人周旋，他的政權也在彼此不分勝負的官司中維持了許多年代。到了最後，敵人下令總攻，在外部施行了多方面的圍剿，而且直接衝進他的大本營，住到會館裏去，就在這會館內同時樹立了兩個管理財產的政權。這又顯映着近年來中國政權的轉變的形態，為世界各國從來所未有。這老頭到了此時，已經知道這政權之不可以久握，而這鬥爭也不能再得到勝利，于是才從事于各方面的安排以準備下台。

然而情急智生，他的腦海裏奇想天開，忽然找到了一條新生路，他便鼓起勇氣，毫不遲疑，朝着這條新生路大踏步向前邁進，而新安會館也就從此脫皮換骨，劃分成了另外的一個新時代。

這不可思議的自然的車輪，採取了一個方向繼續不斷地向前推動，進行到了某一個階段以後，因為受到某種外力的牽制，他不得不改變一個新方向而開闢出一條新途程。在無量數無量數的年代以前，這數不清的恆星裏有一個不安本分的太陽，搖身一變而產生了九個大行星。太陽帶着這九個行星自己成了一個獨立的體系，以每秒鐘十二又十分之二英里的速度，在這至大無外的太空裏向前飛奔。這九個行星裏面又有一個小小的地球，以每秒鐘八英里半的速度，繞着太陽向前進行，他由西向東自轉的兩極，跟着太陽的軌道而常常變動，經過二萬五千八百年的時光，他的兩極所經過的路線，才在太空中畫上一個螺旋式的圓圈。所

以在孔子時代的北辰——北極星，現在已把牠那「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的位置讓位于勾陳一而自己退位爲護極星。到公元四千五百年，這北極星的座位，又要換成仙王星座裏面的少衛增八。而仙王星座裏面的天鈞五，又將在公元七千五百年成爲我們地球的北極星。從現在再過一萬二千年，我們地球的北極星又將改爲七夕渡河——這是無稽的傳說——的織女。在自然界裏，從至大無外的天體以至于至小無內的微菌，無時無刻不在動，無時無刻不在變。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是靜止不動的，沒有一件東西是一成不變的。動與變，是自然進化的兩個車輪。沒有動，沒有變，則這不安本分的太陽也不會產生九個行星，在孔子時代名叫做「帝」的那個北辰——北極星，也不會變成現在的勾陳一，民國二十二年依然是秦始皇×世的×年，蓮花街畔的茶菴至今仍是茅菴，而那會館財產管理權行將喪失的吳老頭的腦海裏也不會想出一條可以繼續掌握財權的新生路，新安會館裏面木偶人的神權也決不會變成幾個活孩子的人權。這些無影無形的後果前因，也有許多蛛絲馬跡可以追尋，而一般想把歷史的車輪阻止着不許前進的人們，以及一般想把時代的方向拉回頭來的人們，趕快換換你們的腦髓吧。

這老練圓滑的吳老頭，對於他行將喪失而又仍欲繼續把持下去的會館財產管理權，不知經過若干時間的考慮，不知在他的腦筋裏絞了若干腦汁，在走頭無路的時候，想出了一條他自認爲新生路的新生路。然而，因爲他的腦筋裏始終不曾換了新的細胞，他仍想阻止着這時歷史的車輪不許前進，他仍想把這時代的方向拉回頭，所以他這一個使新安會館脫皮換骨的新生路畢竟造成了他個人的死路。

這是民國十八年春天的事情。

一天晚上，吳老頭忽然向他的敵黨提出嚴重的警告：「我們在這小小的縣城裏既已不能分出高低，我們且到那大的京城裏去比一比手段！」他就于次日的早晨，用高價坐上一隻加速度的小船，當夜到了鎮江，踏上火車，向着南京揚揚而去。

他的敵人朱耀華，吳季賢等受到了他的這一個警告，又根據于他過去的老練圓滑，一時弄得摸不着頭腦，究不知他此次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這一驚當然非同小可。然而他們確是有奮鬥的勇氣，並不是不抵抗主義的信徒。他們經了通宵的揣摩會商，決定追蹤這老頭兒

到南京去顯一顯身手。但他們到了南京之後，四處探聽，這老頭兒竟無影無蹤，弄得全無消息。他們這緊張的鬥爭情緒既沒有方法可以施展，當然也只有暫時的沉悶下去。南京不可以久留，於是束裝歸里。

因為這老頭兒是佈了一個聲東擊西的新陣勢，他到了南京，并不曾到法院或衙門裏去發展他固有的打官司的天才，而他是到了和平門外的一個農村裏，在勞山下面的松林深處，去會着曉莊校長陶知行。陶知行並不會做這種包攬詞訟的事情的，這老頭兒當然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對陶知行說：

「在江北淮安河下鎮蓮花街的旁邊，有一個新安會館，是從前旅京旅淮的徽州同鄉出資建設的。每年有一千多元的租息，房子前後共三進，左右兩廂之外又有兩廂，若果用來開辦學校，可以闢成七八個教室。河下鎮上的失學兒童，總計在兩千名左右。這會館財產的管理人就是我。我為救濟這一般失學兒童起見，想在會館裏開辦一個學校。經費，房屋，學生，都不成問題；所成問題的，就是教師。我素來對於教育是沒有絲毫經驗，對於教師也不知怎

樣物色，所以特意從淮安跑到這裏來拜訪先生，請先生指教。先生是熱心教育的人，現在又努力提倡鄉村教育，對於荒涼的江北的鄉村，當然不能置之不顧。而且先生又是徽州同鄉，對於這會館財產，當然也有一分。則這件物色教師的事情，以及這學校要怎樣的開辦法，先生當然能夠給我一種有力量的幫助與指教。」

這一席話雖是投其所好，但陶知行以鞭長莫及考慮至再對這老頭兒說：

「若果你要在南方請教師到江北去辦學校嗎？則每月的薪水，至少至少，沒有三十元，人家是不願意去的！而一個學校，至少也要三個教師才夠用！那麼，教師的薪水，一年就要花去一千多元！你還有多少經費可以作別用途呢？這都不說，若果教師是好的，那也不要緊。不過，你倘若請了一個傳統的教師去，辦一個傳統的學校，仍然在那裏去培植一般雙料少爺和雙料小姐，對於地方不惟無益，而且有害！那麼，你把這一千多元的租息和房屋來開辦學校，本來是件好事，但結果不是反而弄成壞事了嗎？我這裏的學校，是以培植一般鄉村農人和兒童所敬愛的教師為目的。我這裏所培植出來的教師，能努力辦事，能吃苦耐勞，能

和農人和兒童做成好朋友。而且，所辦的學校是新學校；不是舊學校。他們是爲勞苦大眾謀幸福；不是爲資產階級做奴隸。他們是把學生培植成爲能夠生產的勞働者；不是把學生培植成爲只知消費而且加倍消費的雙料小姐與雙料少爺。他們一定能夠把這件事辦得合你的意；不會把這件事弄壞了來遺害地方的。我就在我的學校裏徵求三個人去幫你的忙吧。他們去的時候，對於待遇方面，每月只拿八元錢的伙食費，此外沒有什麼薪水，你老先生以爲如何？」

「這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事！」

第二天的寅會，陶先生就把這件事情向全體同志宣佈，而徵求三個自告奮勇的人。

自告奮勇的人，有：吳廷榮，藍九盛，李友梅。

寅會後，陶先生馬上召集他們三人談話，對他們說：

「你們此次到淮安去，是一支遠征的軍隊。你們是到那裏去創造；不是到那裏去享受。你們是去爲農人和兒童謀幸福，你們三人要能夠和衷共濟，凡事都以農人和兒童的利益爲前

提。這是我所希望于你們的第一點。

我們是樹起新教育的旗幟，和舊的傳統教育奮鬥。我們是要在教育上革命，進而辦一種革命的教育。你們若果到那裏去仍然辦一種傳統的學校，那你們就不必多此一舉，而曉莊也就不必需要這種遠征的軍力。你們要抱着我們的主張到那裏去開疆拓土，到那裏去作一種新教育的試驗。將來，我們的主張能夠在那荒涼的江北去發芽，抽條，開花，那你們三人便是第一次最榮幸的使者。這是我所希望于你們的第二點。

你們到那裏去，是爲那裏的農人和兒童辦學校，這個學校開辦起來，馬上就是那裏的全體農人和兒童的共有物，不要把牠看成你們三人或者此外的任何一人的私有品。你們要和當地的農人聯合起來，共同設法，以謀學校之進展。你們要訓練當地的農人能夠起來自己保護自己的學校，又要培植你們的學生能夠起來辦理他們自己的學校，然後這種新教育的力量才能永遠推動，永遠產生新的効力。這是我所希望于你們的第三點。」

他們三人聽了這一席話，當時也就有三個回答：

古廟活菩薩

「一種新的方法想試驗出一點結果，不是短時期所能有效。我們要作長時期的努力，希望先生不要在中途給我們隨便調動。」

要在舊的社會裏去發動一種新的力量，開頭必有很多的困難；而一種新事業的試驗，又不是單獨地可以順利進行，這是希望先生能夠直接或間接地給我們多方面的幫助。

事業要想開展與擴大，必須增加新的力量，將來若果我們需要增加人力而又選定了某一同志時，希望先生無論如何要給我們設法辦到。」

「這當然是我分內的事情！」

現在已是仲春時節，你們要趕快設法動身了！」

他們經了兩三天的整理，便和這老頭兒從和平門踏上火車，到鎮江雇了一隻小船，穿過長江，在運河裏向北逆風而進。

因為是逆風，他們一行四人便輪流着上岸去幫助船夫拖船。這老頭兒雖已年邁力衰，也能夠很高興地流了一身大汗。

幾天之後，他們四人便很安全地到了淮安，而且很高興地到了河下蓮花街的新安會館。
不對！

河下鎮上，確實有兩千名失學兒童，從來沒有人過問。新安會館，也確實有可以開闢成七八個教室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朽破不堪而將近于傾倒。租息的收入，每年只有三四百元，與一千多元比較，實在相差太遠。但這些，都不算什麼了不起的問題！而最奇怪的，是一個會館裏面，掛上了兩個同鄉會辦事處的招牌，矛戟森嚴地進行着財產管理權的鬥爭。所以，這老頭兒當時雖揚言已在京城裏請來了救兵，而他們這被稱為救兵的三人反而沉默着不說話了。

他們三人在離開曉莊時的滿腔熱火，現在的實際狀況，不啻是給他們澆下一盆冷水。
但他們是一支遠征的軍隊，他們經了幾次的祕密會議，便決定在：

「以財產辦學校而息爭端」

的原則之下來作調人。他們便照着這一原則進行，先是分別和兩方單獨地談話，想把兩方的

意見疎通之後，再來作共同的和解。然而，這一進行所得到的結果，是：

無效！

他們三人又來作第二步的調解，把淮安的許多公正的徽州同鄉，如：曹天任，程辛柏等等邀請起來，又寫信到南京去徵求許多徽州同鄉，如：姚文彩等等發表意見。他們想用大多數人的力量來勸止兩方面的爭鬥，要他們兩方面言歸于好，然後把會館的財產，移來辦理對于地方有益的學校。這一進行所得到的結果，依然是：

無效！

他們三人不得不採取進一步的動作，向當地的政府申訴。然而中國的政府，好像從有史以來就是十九不願意多管這類閑事的，所以他們三人經了幾次的奔走，而所得到的答覆，是一雙毫無結果的：

冷眼！

他們三人就把這許多經過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陶先生，請求陶先生設法幫助。不然，這

一個僵局，是沒有方法可以打開了。

經了幾次信件의 往返，陶先生知道那時的淮安縣長與首都衛戍司令谷正倫有點私人的感情，就找谷正倫打了一個電報給那位縣長。這一個電報，實在有着不可思議的力量。等他們三人再去會這位縣長的時候，居然也就很榮幸地被禮爲上賓。

如此，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他們才把京淮兩地的公正的徽州同鄉集合起來開了一次同鄉會，由同鄉會產生校董會，推舉若干人爲校董。校董會先在教育局立案，然後由校董會呈請縣政府把這兩個因爭奪會館財產管理權而組織的同鄉會辦事處撤消，並將全部會館財產撥充學校基金。這一次的呈文當然發生效力，等到縣政府的批示到了新安會館裏時，這朱耀華，吳季賢等的一派。早已抱頭鼠竄而去。

學校的開辦費，此時也沒有着落，又由陶先生寄了六十元錢來，隨便打了幾張椅棹，又把一間廂房粉刷一下，學校就這樣的開辦起來。

民國十八年六月六日，淮安河下蓮花街新安會館就換上了一塊新的招牌：

新安小學。

「六月六，有笑也有哭！江南失保姆，江北聞呱呱！

六月六，有書莫默讀！默讀成默子，不辨稻梁粟！

六月六，用書如用斧！開闢新天地，衆生好安居。」

這是新安二週歲紀念時，鄉村教育同志會送給新安小學的祝詞。

「湖其生平，曾爲鄉村婦女運動出全力！

請以戰喻，這是曉莊陣亡將士第三人！」

這是十八年秋，新安小學諸同志送到江南去的一副輓聯。

因爲這民國十八年的六月六日，在江北是新安小學的誕辰，而在江南便是陶文漢先生的

死忌。

新安小學誕生之後兩個多月，方與嚴江忠國兩同志由江南跑到淮安去參加工作，這時，他們便擬定了一個：

三年計劃。

第一期：——民國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

- 一，整理校有產業。
- 二，修理校舍。
- 三，購置校具及圖書。
- 四，添招學生。
- 五，呈請立案。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三六

- 六，開闢園地。
- 七，開闢兒童遊戲場。
- 八，開闢兒童圖書館。
- 九，開闢兒童博物館。
- 十，開辦民衆夜校。
- 十一，調查社會狀況。
- 十二，函請曉莊學校認爲特約中心小學。
- 十三，其他。

第二期：——民國十九年一月至六月——

- 一，籌募基金。
- 二，修理校舍。
- 三，添招學生。

- 四，繼續擴充兒童圖書館。
- 五，擴充兒童博物館。
- 六，開辦民衆茶園。
- 七，開辦小商店。
- 八，佈置校景。
- 九，開始編輯鄉村兒童叢書。
- 十，開始編輯鄉村民衆叢書。
- 十一，開始編輯兒童日報。
- 十二，編訂鄉村小學教學做草案。
- 十三，組織小學教育同志會。
- 十四，調查江北各縣教育狀況。
- 十五，編輯本校一年概況。

古廟活菩薩

三八

十六，舉行一週年紀念。

十七，其他。

第三期：——民國十九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繼續籌募基金。

二，添招學生。

三，招收藝友。

四，倡修蓮花街大道。

五，開辦婦女工讀班。

六，開闢中心農場。

七，組織劇社。

八，組織童子軍。

九，添闢校舍。

十，繼續編輯鄉村兒童叢書。

十一，繼續編輯鄉村民衆叢書。

十二，繼續編輯兒童日報。

十三，其他。

第四期：——民國二十年一月至六月——

一，繼續籌募基金。

二，擴充校舍。

三，添招學生。

四，創辦鄉村醫院。

五，開辦工場。

六，開辦書店。

七，繼續擴充兒童圖書館。

古廟活菩薩

- 八，繼續擴充兒童博物館。
- 九，繼續編輯鄉村兒童叢書。
- 十，繼續編輯鄉村民衆叢書。
- 十一，繼續編輯兒童日報。
- 十二，繼續訓練藝友。
- 十三，編輯本校二週年概況。
- 十四，舉行二週年紀念。
- 十五，其他。

第五期：——民國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

- 一，繼續籌募基金。
- 二，擴充校舍。
- 三，添招學生。

四，倡導組織農民信用合作社。

五，添招藝友。

六，繼續擴充兒童圖書館。

七，繼續擴充兒童博物館。

八，繼續編輯鄉村兒童叢書。

九，繼續編輯鄉村民衆叢書。

十，繼續編輯兒童日報。

十一，其他。

第六期：——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至六月——

一，繼續籌募基金。

二，擴充校舍。

三，添招學生。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四二

- 四，開闢農藝館。
- 五，繼續擴充兒童圖書館。
- 六，繼續擴充兒童博物館。
- 七，繼續編輯鄉村兒童叢書。
- 八，繼續編輯鄉村民衆叢書。
- 九，繼續編輯兒童日報。
- 十，繼續訓練藝友。
- 十一，編輯本校三週年概況。
- 十二，舉行三週年紀念。
- 十三，其他。

——完——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事情的開頭都是困難的。」

我們的太陽在當初產生九大行星的時候，曾經經過一個巨星的戒嚴區，幾乎被那巨星的吸引力撕得粉碎。地球上的春花將要開放之前，必須經過嚴酷的冰雪；秋實將要成熟之前，必須經過炎炎的烈日。馬克思的這句話，可以斷定了人世的一切：斷定了他自己向燕妮小姐的求婚，斷定了他所發明的共產主義的建設，斷定了蘇俄的五年計劃的進行，斷定了中華民國之創造，斷定了新安小學四年來的生命。新安小學的生命，現在已經到了四歲半而猶能繼續生存且發榮，猶能腳踏實地的向前穩進，猶值得我們自慰為在新教育的途程上有相當的地位而寫成「古廟新學校」以介紹于世人，然而他四年來的生命，是在絕對的困難當中進行，他曾經不絕地對外圍的惡劣勢力與自身所受于社會遺傳的劣根性繼續搏戰。下面，便將他四年來所經過的困難敘述出來：

親愛的讀者！何以為會館財產既已經政府明令全部撥充學校經費，因爭奪會館財產管理

權而組織的兩個同鄉會辦事處既已由政府明令撤消，校董會及學校亦以呈請政府立案批准，三年計劃亦已擬定，他儘便可以安心進行，照着計劃努力下去嗎？

其實不然！

社會的制度，不會把這財產的所有權撤消，則會館財產的管理權由他們私人的手裏轉移到了學校，其用途的目的與性質雖不同，而其形式則一。他們在以前若干年來鬥爭的目的物既是財產，這一目的物的實質與形式不會在他們的目光裏或社會的制度上撤消以前，則這一鬥爭的陣勢是永遠存在着的。不過，他們以前鬥爭的營壘是建築在兩種私人的集團上面，而現在則一方面的營壘已經改變成爲學校，此其小有不同。鬥爭的目的物既不會消除，鬥爭的營壘又依然對峙，則只要一有機會到來，這鬥爭又必定要爆發。所以新安小學因財產而被敵人引起的糾紛，不惟至現在尙未完結，而且尙不知還要繼續至若干年後！這是因爲問題本身以外尙有着一個不容易解決的社會問題。

營壘的一方面，——朱耀華，吳季賢等，雖已因政府的命令而退出新安會館以外，但這

也只是因爲受到了政治的壓力而迫着退守第二道防線。但這老練圓滑的吳俊卿，依然是住在會館之內。當初他到南京去請求陶知行幫助他物色教師來辦學校，其目的是真正的在辦學校嗎？現在，學校認真地辦起來，在形勢上他還是站在學校的一方面得到勝利，但這財產管理權則實際上已落于他人之手，他又怎能甘心？所以，新安小學誕生以後的第一次災難，便是和這老頭兒的鬥爭。這在朱耀華，吳季賢等看來，也可以說是他們自己的內訌吧！在當初他們辦學校的三個人，不曾借政治的力量逼着他在開辦學校之初移交清楚而馬上搬出學校之外，這也許是因爲青年處事的經驗不夠所造成的失策，因而造下若干年來的禍患。

秋七八月，到了要收租息的時候，而租息不見交來。經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追問，才知道是這老頭兒在暗地作梗。可憐的佃農們，他們只知道畏懼這老頭兒的淫威，並不能了解這時代的變化與他們本身所具備的力量。因爲他們若果把這租息交到學校以後，吳老頭是有力量可以扼住他們的死命的。學校的力量既敵不過這老頭兒的淫威，當然不能不假借政治的力量以爲援助。在這一時代，站在農人的利益上來辦教育的人們，爲什麼也自己做出這種矛盾的

事情？然而，這矛盾的條件，是否可以用教育的力量把他解散？在這矛盾的條件不會解散以前，辦教育的人們，又有什麼力量？所以，後來，這租息是交到縣政府裏去，再由縣政府移交到學校裏來。

租息交到學校來後，吳老頭又弄出新的法門，要求和學校均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便發出潑賴的怒吼。要和吳廷榮，藍九盛等人拚命。起初，吳廷榮，藍九盛等人是置之不理，後來既被他糾纏不過，又只得運用政治的壓力，這老頭兒被縣政府捉去打了幾把手心回來，也許是他壽終正寢的時候到了吧！不多幾天，他就得了急症，一命嗚呼了！

他死了！但他所遺留下來的禍根，並不會跟着他的死而一道死去，所以給了新安小學以若干年來的折磨。他有一個年在四十以上的兒子，又有一個已經成了寡婦的女兒，都和他一道住在會館裏。他死了之後，他這一兒一女的本身既沒有具備着搬出了會館之外而猶可以生存的條件，在學校方面也沒有叫這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兩個人出校的能力與心腸，所以他們仍繼續着住在學校裏。然而，因此，除了許多有形與無形，直接或間接的損失不計其數外，

這始終是一個帶着妨礙性質的贅瘤。

他的這個兒子。少年時代曾在吉林進過測量學校，有着一副測繪地圖的技能。但因爲中年時代曾經痛過十年的大病，而且腦筋也有一個時期失了知覺。他的腦筋與身體雖已在多年前恢復了健康，但不惟以前的一般交游的關係已經完全斷絕，就是本地人也已經不把他當成一個正式的「人」看待了，所以，自從會館改成學校，接着又是父親壽終正寢以後，他起初還有點衣飾用具可以變賣，繼而羅雀掘鼠，終而兩袖剩得只有清風，衣食也沒有方法可以維持。人類的社會，大概進步到了所謂「文明」的階段以來，對於這種人，是認爲「劣者失敗」，要受天然淘汰，沒有人給他絲毫的同情。但他的爲人，並不像他的父親那麼奸險毒辣，而且也具備着一副有傲性的骨頭，雖然處境這樣的艱苦，而他既不挺而走險的亂幹，也不向富翁們乞求哀憐，除了間或得到他的一個女婿的接濟外，餓肚子就是餓肚子，一任其自然。我們也曾經替他設法，給他找一個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機會。在民國二十年年底，已與上海某書局交涉妥當，給他一個適當的職務，起初二月，除供給膳宿外每月有三元至五元

的薪水，過後若成績優良，當可逐漸增加。我們就和他商量，供給他全部旅費，要他跟着我——著者自稱——到上海來就職。起初，他欣然答應，求之不得。但隨後不知受了什麼人的挑撥，他自己也因而拿不定主見，他恐怕我們是設計騙他，到了要動身的時候，借故不願啓程。我們也察知他的隱情，當然也不勉強，——其實也是沒有辦法。一二八的炮火，增加了無數的失業人羣，我從上海回淮後，他才悔恨機會之失去，再來要求給他設法，我們雖然答應而且也極願意，但事實上，一直到了今天，已經沒有再來的機會。

再說他的這個女兒。丈夫本是小康之家。結婚以後，生了一子一女而夫死。少年居孀，在這號稱爲禮教之邦的中國的禮教之下，這是一件多麼悲慘的事情！痛了一場大病，腦筋失了知覺，現在人人喊她爲「女癡子」。她的父親，因爲垂涎于她的夫家的財產，用照料疾病的名義，把她接到新安會館裏來而代她經營財產。這財產因爲父親的代爲經營而化爲烏有。父親死後，她自己既身無餘物，而且又沒有絲毫特長的技能，所以在民國十九年把自己的女兒過娶給鄰人做童養媳，取得三十元的身價。然而坐吃山空，當然也不能維持多久。而且那

女人又有一種怪習慣，常常在半夜深更長聲啼泣，聲音悲激，令人毛骨悚然！要使是一個新到的客人聽到這種聲音，一定以為是冷廟鬼哭，駭得心驚胆戰。我們也曾和她商議，打算幫助她五六十元錢，她從這冷落的蓮花街的新安小學裏搬到那人烟稠密的河下大街上去，一年用四五元的租金租一間小屋子來住，因為每天接觸的人比較多的緣故，也可以間或幫助別人做點針線來糊口。這一個提議，在她，雖然把金錢的數目抬得高些，但原則上並不反對。而在我們呢？這又只是一個金錢的問題了。民國二十一年夏，陶先生曾答應在曉莊叢書的版稅裏提出五十元錢來解決一個問題，然而，也許是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吧？五十元錢，至今仍然是放在鏡子裏。

這兩個人將來的結局怎樣；他們兩人將來的結局所給予學校的影響又將怎樣？

我們確實不能答覆！

其實，又有誰可以答覆呢？

會館裏的財產，除了房屋及房屋附近的菜園蒲田而外，在距河下鎮七八里路之外，尚有兩個田莊：一個叫做頭橋，一個叫做虹橋。這兩個田莊上的租息，每年分三次繳納：第一次是麥子，第二次是黃豆，第三次是玉蜀黍。總合這三次及蒲田菜園的收入，在價錢好的時候，可以賣到四百元；倘若遇着價錢不好或者水旱爲災而不能豐收，那就說不定了。即便遇着豐年而又能賣到好價，這四百元的收入也還有定例的支出。因爲田莊上有墳塋，每年清明時節要通通修理一次，而看管墳塋的人也有一筆工資。此外，還有官廳裏的錢糧的繳納，共合要花去七八十元，則四百元也只乘得三百來元了。這三百來元的財產，居然能夠惹起他們若干年來不惜傾家蕩產出全力以應付的鬭爭，這究竟又將向什麼地方去問罪？

在民國十八年的麥子與黃豆，于學校未開辦之前，已由他們收入了私囊。開辦學校以後，雖然有政治的力量作爲後援，而玉蜀黍的收入，也經過許多的曲折與麻煩。但這一等收入也畢竟有限，就是整年收入的三百來元，也實在不够整個學校的開支。于是，又把這種詳

情向曉莊報告，又因為新安是曉莊在江北首先贊助的一個學校，所以曉莊答應每月津貼五十元。這學校的一切開支，才靠這主要的有把握的每月五十元來維持下去。

辦理學校的幾個人，本乎在曉莊生活所得到的陶溶，一切燒飯，煮菜，洗衣，洒掃，拂拭，種地，鋤草等事，都是親自操作。這種現象，在淮安的教育界，實為前所未見。不久，方與嚴同志有事回京，由台和中同志加入。民國十九年初，吳廷榮與江忠國二同志有事回京，由汪達之同志加入，人數雖然這樣變動，但他們的精神團結，影響不到校務的進行。又因為力量之增加，校中事務，一天一天地井井有條。而在他方面，也許是因為曉莊正當興盛，而又有谷正倫打給那縣長的電報的關係吧！所以新安小學在那時曾經轟動了附近幾縣——如：清江，漣水，沭陽，寶應，高郵等——的教育，歡迎他們去講演以及全校師生結隊來參觀者，時不乏人。現在我們回想起來，一般人羣的向聲背實，實在有些好笑！

然而，不幸的事件，恰於此時發生，把這剛抽條的嫩芽，逼迫着潛藏在泥土裏去！三四年來，都過着他陰沉的黑暗的生活。這就是：

曉莊被封，而且通緝陶知行。

這一事件驚動了全中國的教育界，而對於這個與曉莊有直接關係的新安嫩芽，更是一場暴風雨。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於這件事所能夠見得到的，只有呈現在表面上的政府的命令以及落井下石者的批評，而對於實際的真象，既沒有人能夠給他表白，當然也就沒有人能夠見聞。——現在，我們能夠給人共見共聞的，只有整部的曉莊叢書，整部的曉莊叢書，是我們在事實上的雄辯。——因此，從前一般對新安把着熱烈的希望的，現在改爲猜疑的態度；從前對於新安願意出全力幫助的，現在也改成壁上的冷觀。於是，這剛抽條的嫩芽，便立刻陷于孤立的危險的境地。雖然這幾個來自異地的辦學的青年能夠堅持着不爲所搖動，而且也把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打擊不必計較外，當前最成爲問題的，就是這五十元經費斷絕了來源。

不惟經費沒有寄來，而且消息也斷絕了好久。他們的身上只乘了兩個袁頭，眼看着就要臨到斷炊的境地。他們一方面要設法應付這暴風雨所給予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一方面又要設法不至于餓飯。這暴風雨所給予的影響雖由他們的鎮靜的態度以及堅持的毅力可以勉強

應付，但這餓飯的難關確實有些不容易通過了。

然則怎麼辦呢？

好了！忽然想到了一條出路，他們都欣喜欲狂，這就是台和中與藍九盛兩人身上的半新半舊的大衣。

爲了要避免他人的注意，他們兩人在東方未明的時候就走出大門，從偏僻冷靜的小道上走去，走了三十里路，到了清江浦。把大衣從身上脫下來，到了當舖裏去，處之泰然地送上櫃台。

「我們是中學生，因爲忙要十多元錢用，所以暫時把這兩件大衣來當一下，最多只消一個禮拜，就要來贖回去的。」

他們兩人以爲這幾句話是很動聽，至少也可以發生一半的效力。然而，櫃台上而的人，只把這兩件大衣隨便翻了一下，又向他們兩人的身上送過來一雙白眼，然後很輕蔑地說：

「兩塊錢！」

「多點不行嗎？」

「多一個銅板也不行！」

「我們只三四天就要來贖的！」

「要就拿去，不要就不用多說！」

.....

他們躊躇了一刻，很憤慨地——這憤慨向誰而發呢？——把這兩件大衣拿下來，想到另外的一家當舖裏去試一試看，他們的希望還沒有完全斷絕。

也許是因爲人地生疎的原故吧！在整個的清江城裏跑了一整天，終於遇不着第二個當舖。

他們只得餓着肚子跑回來。

見着他們兩人回來了，大家都拍手歡迎，以爲他們二人一定如願以歸。誰知一究其實，所得到的結果，是大家的滿懷的失望。

當夜，便聚集在一個小屋子裏開緊急會議，一面寫快信由南京姚文彩先生轉給陶先生外，又由藍九盛自告奮勇，拿了一個袁頭，冒險跑回南京去探聽究竟。

恐怕被別人看出破綻，藍九盛是在東方未明之前走出校門，走到淮安之南三十里地的二堡去上船。由二堡到鎮江的輪船，最下等的蓬艙票，也要六七角錢才能買，而兩整夜一整天一半天的時光，肚子裏要不要吃東西呢？由鎮江到南京，就是四等車票也要三四毛錢。

他這一塊錢的旅費究竟是怎樣的用法？

然而他畢竟安全地到了南京了。

他到了南京的消息和陶先生在上海的復信同時收到，陶先生的復信是這樣的：

「友梅，九盛，和中，達之：

接到你們四月二十四日所寫的信，知道你們用兩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當不得兩元錢，又餓着肚子跑回學校，這件事是你們在長江北岸爲鄉村教育史寫成悲壯的一頁，亦即光榮的一頁，我們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們啊！在前一個禮拜，我們接到文彩先

生轉來的信，即匯了三十元經常費給你們，可惜竹因不慎，給扒手拿去了。我只希望這人需要此款比你們還切，那麼我們總算對於他有些貢獻了。但是想念着你們的困難，急的了不得，立刻又湊了一筆款寄去，諒現在已經收到了吧！請你們放心，你們要我們做的事，我們是已經做了，我們是決不會忘記你們的。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你們抱着這種精神去教導小朋友，總是不會錯的。

何日平，十九，四，三十。」

然而，這件事也只是給他們第一次的警告！

不久，曉莊各小學及各幼稚園都被解散，陶先生在上海的租界裏都不能立足，只得跑到外國去。

陶先生跑到外國去後，這一條經濟的來源，是完完全全的斷絕，簡直沒有絲毫的希望了。

然而他們的學校依然要維持下去！

究竟他們是怎樣的維持法？

若果只是經費斷絕了來源的話，那也只不過使他們在飢寒交迫的境遇裏鍛鍊他們的筋骨？又誰知接着而來的，尚有重重的磨難！

和學校成爲敵對的某一分子——暫穩其名——因爲他在淮安的某一個機關裏擔任了某種祕密的職務，——也是做了一個很有潛勢力的小小的官員。他每逢出入的時候，除了自己身上帶了一支手槍而外，還有幾個「弟兄」式的丘八跟隨。他認定陶知行既是反動分子，難道陶知行派到淮安來辦學校的這幾個人還是什麼正動分子嗎？於是，他決定要用武力來解決。這個消息傳來，這幾個辦學校的人，除了自己加倍謹慎而外，每逢有急促的皮鞋聲從校後的蓮花街上發出來的時候，不啻是古人所說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要弄得他們驚心動魄。這並不是他們這幾個人的胆力過分弱小，而是現今掌握着武力的人既要用武力來和你作對，在武

力之下還由得你有什麼道理可談！

幸而，不久，這位小小的官員因為自己做錯了事，被他的上官拘捕了，於是他們這幾個人才放下了心。

但朱耀華與吳季賢諸人，又在此時乘機動作起來了。他們向汪達之等提出一個哀的美敦書，叫汪達之等：

「走！」

偏偏又遇着汪達之等是抱定了堅決抵抗的態度，不惟對於他的這一個哀的美敦書置之不答，而且：

「不走！」

這一對壘的陣勢既已展開，當然少不了的，又是要到衙門裏去告狀。他們這次的狀子裏的理由，大致是：

「……去年陶知行派了吳廷榮，藍九盛，李友梅等到新安會館裏來，沒有得我們的承

認，借辦學校之名，行侵佔會館財產之實。現陶知行已因反革命罪被國民政府通緝，吳廷榮，藍九盛亦已逃遁，但汪達之，台和中，李友梅等仍繼續侵佔，實屬胆大惡極之至，務請鈞府查明退還，以彰公理而正人心，實爲德便。」

姑無論陶知行的反革命是怎樣的罪惡滔天，但新安會館的財產實際上是在辦學校，這總不會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們起初在縣政府告，在教育局告，繼而在縣黨部告，又在教育廳和民政廳去告，終于得到的結果是：

「原訴駁斥！」

原訴雖已駁斥，而勝利也歸于我們得到，但在這種鬪爭的週旋中，不知花費了若干的精力與時間？而况從此中又受到別人的極深刻的猜疑以及極輕蔑的冷眼，更是足以銷磨人的志趣！

朱耀華，吳季賢等因告狀失敗，于是惱羞成怒，在十九年冬天，竟冒充公務人員，偽造圖章，糾合同伴，在頭橋的田莊上去欺瞞佃戶，砍伐墳園內的松樹五十餘株，售價百數十

元。可憐的佃農們，仍依然畏懼于朱耀華與吳季賢等的淫威之下，倘若不是經當地公正人士的說明與幫助，他們還不敢來向學校報告。

辦學校的人，不是願意打官司的。但這種局勢既逼迫着而來，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叫你不去應付？

後來，朱耀華被拘交保，吳季賢畏罪潛逃，但松樹之賠償，雖經政府判決，而實際是沒有做到的懸案。

不料，在民國二十年春天，他們盜賣的松樹不惟沒有賠償，而且反以「不服判決」及「侵佔財產」的理由，上訴于江蘇高等法院清江分院。這一案件的返復清查，至四月十五日第一次審問，五月十五日第二次審問，關於盜賣松樹的一方面，是由刑事法庭判決：

「原訴駁斥！」

但在侵佔財產的一方面，因為是關於民事，所以移交民事法庭。民事法庭又返復清查，才于十月二十日作第一次的審問。前幾次的審問，都有某大律師替對方全力辯護；而這次在

審問將完時，某大律師又向法院作：

「和平了結，財產均分。」

的提議。法庭把這個提議反問汪達之，汪達之答以：

「以校長資格，不能接受。」

這提議雖不會在法庭方面失敗，但我們覺得射人先射馬，對於這位大律師，實有曉以大義的必要。于是我們用四六排偶的文體，寫了一封信給他。

「××大律師鈞鑒：

溯自蓮花街畔，突來舌耕于南北之客人；而新安館中，遂集合生息于淮城之童子。兩年瞬逝，粗具規模。雖地方父老之勉勵有加，而力薄能微，成效不顯。兼之訟事糾纏，尤增累贅。法庭爭辯，數瞻先生之丰顏；千里萍蓬，寧非冥冥之中大有緣分在耶？昨日法庭申辯以後，將來結果，大勢所趨，不難逆料。而彼奸人等之惡欲橫流，未來糾紛，尙無從止息，亦不難設想。邇來對於先生，因謠言之盈耳！致羣疑以滿腹。爰秉赤心，略

抒數語，敬爲先生道云：

敝校成立，經正當合法之手續，兩年來錯節盤根，基礎鞏固。豈彼二三奸人之強詞奪理，所可動搖？會館財產，移作學棧基金，年只三百餘元；而兩年半之開支，已在三千元以上，此有郵局匯票可查，並非憑空捏造。試加考核，果如彼奸人等所謂侵佔否乎？且兩年前房屋之頹坍破壞，辦校後之修理建設，凡有耳目，率能見聞。先生亦何妨駕臨，略加較量，則今昔成敗，不難立明！

因會館財產而起之訟爭，經過若干年月？其目的爲何？議決辦校，財產之用途如何？目的何在？政府之批准，國內熱心教育人士之贊助。辦校同人之忍苦經營，其目的又何在？辦校以後，彼二三奸人亦已經二年餘之訟爭，其目的何在？其所得結果又如何？即彼奸人等執迷不悟，再繼續鬭爭至若干年，其目的究何在？而其所得結果又將如何？辦校人之來自東西，捐助人之遠處南北，其行爲，其心跡，以與彼二三奸人相較量，究竟孰爲光明？孰爲正直？凡此種種：圓顛方趾，類能洞察；先生明達，亦曾思及否也？

敝校 夙秉爲貧苦兒童謀幸福之宗旨，來校學生，十九爲貧苦之兒童，書籍紙筆，皆爲校中供給。其所加于學生之恩澤，在數十學生及其父兄之心靈深處，皆有所感懷。彼奸人等千方百計，思所攘奪，自徒見其心勞而日拙；乃先生不辨黑白，全力籌謀，苟非不智，卽屬無仁。律師爲人辯訴，固屬正當之職業，然未有不分涇渭之清濁而能獲利，不主持正義而能得人之信賴者。設先生再不顧慮，復滋 敝校以糾紛，危及學生之福利，試問先生在數十學生及其父兄之心目中，將爲何如人？ 敝校爲校務之便利進行計，爲學生之前途福利計，爲先生之聲名榮毀計，是以披肝瀝胆，願聞明教。朔風正厲，請乞珍攝。匆促上陳，書不盡意。敬頌

大安，佇盼裁答。

新安小學謹啓

畢竟「正義」的力量是很微弱。這封信也不發生什麼效能。所以在十一月裏作第二次審問時，又是這位大律師替對方全力辯護。但他全力辯護所得下來的結果，依然是：

「原訴駁斥！」

然而他們仍不死心，又上訴于蘇州高等法院。經了幾個月的遷延，于二十一年夏天判決，又是：

「原訴駁斥！」

至此，他們算是走頭無路了！但他們的腦筋確實具備着相當的聰明，又來了一個新花樣，而這個花樣比以前更毒辣。他們又糾合同黨七八人組織新安旅淮同鄉會，由同鄉會產生新安小學董事會，選舉校董若干人，而以米伯爲與吳松庭爲正副董事長，由董事長聘請校長，除一面呈文縣政府及教育局備案外，一面又用正式公函通知汪達之準備移交。這是民國二十一年秋天的事。因爲我們從前幾次所得來的經驗，應付的方法比較迅速周全，所以他們所得到的結果，依然是：

「失敗！」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夏天，因爲換了一個新縣長，他們又把以前的一切經過一字不提，而用：「由同鄉會將新安會館財產辦理學校，以×××爲校長」的理由呈請縣政府立案 而且

居然在學校附近及兩個田莊上去張貼佈告，要驅逐現有校長及教員出境。只差五分鐘，縣政府批准的公文已將發下。因為這公文將要發下之前，我們又去對縣政府把以前的一切經過詳細說明，而且把前幾次的判決文件當面呈驗。于是，他們所得到的結果，又是：

「失敗！」

但他們又能夠進一步來攻心，于民國二十二年秋，呈文教育局，請將新安小學校董會改組，因為他們也是新安同鄉，也有做董事的資格。教育局對於這一呈文的批示是：

「飭汪校長查復核辦」。

實際上，教育局至今尙不曾「飭」汪校長「查復」，所以延至本文寫至此處時，教育局也還沒有「核辦」。

關於這一事件的糾紛，也只能寫至此處為止；至于他們的花樣，不知將來還要怎樣的層出不窮！

然無論他們的花樣將來弄到怎樣的層出不窮，但我們的力量已經在孩子們的身上建築起

來，我們的孩子，會把他們的小拳頭伸出來，保護他們的學校的一切產物，任何人也不想亂動他一分一毫！

「……我們這個學校，就是我們生命發展之源泉，我們的生命就是牠的生命，牠的生命就是我們的生命。所以我們常常說：『我們要以身許學校』。」

這是小朋友劉昭朗最近寫給我的一封信裏所說的。他這段話，不是只徒空談，而是有着實際的事件。

一枝小花，算得了什麼，但孩子不讓牠輕易給人折了去，他們要出全力來保護着。

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薇紫盛開的時候，一個低年級的小朋友——蔣兆銘的哥哥，因為他天天跟蔣兆銘到學校裏來玩，而且參加學校裏的一切工作，所以他名義上雖不是我們的學生，而實質也已經是我們的學生了。一天中上放學後，他一個人遲遲不歸。在大家走完了，他一個人悄悄地把紫薇折下一枝來，藏在袖口裏拿回家去。不巧，在中途被別的同學看見了，在那天下午的夕會上：

「主席：我有一個報告，蔣兆銘的哥哥在中上折了一枝紫薇花，請大家想個辦法。」

「主席：現在有吳景友報告，蔣兆銘的哥哥在中上折了一枝紫薇花，請大家想個辦法。」

「主席：我提議：罰他澆水，凡是我們學校裏所有的花，通通請他澆一次水。」

主席：「現在有人提議，罰他澆水，凡是我們學校裏所有的花，通通請他澆一次水，這個提議有附議沒有？」

「主席：我附議。」

主席：「好，有人附議，還有別的提議沒有？」

「主席：我有一個提議：罰他保護紫薇花，他每天到學校來的時候，就在紫薇花下守着。」

主席：「守多少時候呢？」

「從早上來守到放中學，中上來守到放晚學。」

主席：「守幾天呢？」

「守一個禮拜。」

主席：「有人提議：罰他保護紫薇花，每天早上來守到放中學，中上來守到放晚學，守一個禮拜，這個提議有人附議沒有？」

「附議。」

主席：「還有別的提議沒有？」

.....

主席：「現在表決，後提出來的先表決。」

請大家聽清楚，凡是贊成罰他保護紫薇花，每天早上來守到放中學，中上來守到放晚學，共守一個禮拜的，請舉手。」

主席：「一二三……過半數，通過。就請他保護紫薇花，每天早上來守到放中學，中上來守到放晚學，共守一個禮拜。」

這主席也是一個小朋友做的，他的名字叫張俊鑫，年十二歲。當着這個議案通過時，蔣兆銘的哥哥跑出去了。

「主席：他跑了，看大家怎麼辦？」

主席：「請大家想辦法。」

「主席：我提議：大家追出去，把他追回來。」

主席：「有人提議大家追出去，把他追回來，這個議案有附議的沒有？」

「附議：—

「附議：—

主席：「還有別的提議沒有？」

.....

主席：「有反對的沒有？」

.....

主席：「大家追出去。」

一片嘈雜聲，鬧翻了整個學校。幾個先生，被他們驚動了，走出來看時，他們已跑去好遠了。弄得這幾個先生莫明其妙，心裏乾着急。

他們追出去，一直追到他家的門口。大家在他家的門口開緊急會議，推舉兩個代表到他家裏去辦交涉。兩個代表之中，有一個就是新安兒童旅行團到上海來時負「交際」之責的楊永鑫。這兩個代表，秉承全體的意志，到他家裏去，恰好遇着他的父親。這兩個代表把我們學校的規矩以及此次的事件詳細對他的父親說明，他的父親馬上給他兩個耳光，逼着他回到學校裏來遵守大衆的議決案。

他也就照着大衆的議決案做了一個禮拜：

這件事情是小孩子的胡鬧嗎？由于這種胡鬧的事件，可以看到他們在這個小小的學校裏，已經怎樣的掌握到他們的民權。倘若國民失掉東北四省的罪魁交給他們，你看他們又會怎樣的處置？

誰說小孩子不會管理國家的大事？

猶記得十九年冬天，朱耀華等盜賣松樹時，我們的小朋友左義華回到上海他的父親處來了，一個小朋友高昭明寫信給他說：

「義華弟：你走了不多幾天，朱耀華與吳季賢他們幾個壞蛋，砍了我們學校的五十多株松樹，我們大家都氣極了。我們要在河下宣佈他們的罪狀，使河下的人個個都知道他們是壞蛋，不與他們來往。請你在上海的大報紙上宣佈他們的罪狀，與我們分工合作。」又在二十一年的植樹節，我們帶了孩子到頭橋的墳園裏去植樹，路旁碰見這兩個老頭兒——朱耀華與吳季賢，孩子們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我們想到！這與當年黃埔生的北伐，有什麼不同？在那天，倘若不是我們用了許多的暗示轉移了他們的情緒，這兩個老頭兒的老命，確實是有些危險。

最近，我接到程昌林小朋友的一封信，他說：

「我們要在靈惠祠辦一個民衆夜校，朱耀華，吳季賢那幾個壞蛋又來和我們搗亂。他

說：「他們佔了新安會館，心還不足，又要來佔靈惠祠。」我們不怕他搗亂，我們有的是大家的力量，我們有的是對於民衆有利益的事實。」

由于上面的敘述，若果要追問這一打官司的事件爲什麼遷延至今而不決的緣因，這自然要歸根于鬭爭的目的物不曾被社會的制度所撤消，而一方面也要到中國——也許是世界——的政府所掌握着的法典裏去考據。

但我們的孩子，已經具備着這樣敵愾同仇的氣概！

然而，我們的仇人多着呢！

這種彰明較著樹起陣營來和我們對壘的有形的仇人，我們是很容易對付，算不了什麼！而我們真正的，無形的，最大的仇人，還別有所在。

校址的偏僻，影響到學生人數之稀少。但我們每天早上，可以看見經過蓮花街到城裏去

進中學或小學的人，不下二十多個，所以學生人數之稀少，校址偏僻不是充分的理由。而充分的理由又別有所在。

凡是有能力送孩子進學校的人，他們的孩子是要讀書，是要畢業，是要拿文憑升學，是要做人上人。我們是以生活為教育，讀書只是生活的一小部份。我們是以終生為修學的年限，沒有畢業與文憑。我們是人，我們是要做人中人。因此，凡是有能力送孩子進學校的人們的孩子，是不會進我們的學校，就是進了也不久長，因為我們的學校不能供給他們的需要，反之，沒有能力送孩子進學校的人，他們的孩子不需要讀書，不需要畢業，不需要拿文憑升學，不需要做人上人；而且我們不收學費，供給書籍紙筆，校門大開，來者不拒，則學生人數，理應不會稀少，但他們的孩子，四五歲可以看門，七八歲可以照料小弟弟，十多歲可以出賣勞力，他們沒有進學校的餘閒。所以，我們的學生，三四年來，總計亦在三四百名，但每學期的報名簿上，不會超過五十；而每天實際到校者，不會超過三十。他們來則自來，去則自去，一任自由。我們調查這些去了的學生的出路：十分之二是拖黃包車；十分之

四是到商店或飯館去當學徒；三分之一是在家裏繼續他的家庭的勞動；十分之一是轉學。這十分之九的學生，對於學校也特別有情感。他們有功夫的時候，常常到學校裏來玩，幫助學校做事。而尤其是六月六日的週年紀念，他們無論如何也要來參加典禮，我們也特別招待一餐中飯，大家歡聚一堂，我們也叫這頓飯爲「團圓飯」。在吃「團圓飯」的時候，看看他們的面貌，已經起了若干縐紋，雖年紀只十五六的小孩，已顯見得成爲三四十歲飽受風霜的壯年了，我們的基礎，正應該建築在他們的身上，但我們對於他們自身的需要又怎麼才能供給？這是不能兩全的事！

所以四年來就站在這個分水嶺上徬徨！

「生活教育」與「教學做合一」，在理論方面，是已經闡發得很明白了。但具體的系統的辦法，一直到了現在，依然只有一個輪廓。我們把這一個輪廓移植到荒涼的江北，踏着這一個輪廓在實生活裏去找尋經驗，再從實生活的經驗裏去開闢出現時的途程，但我們現在且來看看在從前的途程上所留下來的痕跡。

因爲自己的新的辦法還沒有產生出來，而且又受到惡劣的環境的摧殘，我們不得不與一部份傳統的方法相妥協。所以，當初還是要用「教科書」，還是定時「上課」，但那時還是沒有嚴格的班級，更無所謂畢業的年限與文憑。後來，因爲受到某種外力的逼迫，于是不得不投合一部份人的心理，不得不適應一部份人的需要，而採取一種應付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目的，無非是在多吸收幾個學生，把自己的基礎建築穩固。

民國十九年的冬天，正是朱耀華與吳季賢等人盜賣松樹的事情傳遍了河下全鎮的時候，有當地的一個富翁，到學校裏來看了一次，又和辦學校的幾個人詳細談了一次話，他對我們的學校發生了很大的同情，他馬上很慷慨地很誠懇地借給我們五十元錢，接濟我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把他自己的兩個孩子和四個侄子也送來進我們的學校，而且在學校裏膳宿。他的一個大的孩子和一個大的侄子，是曾經進了幾個學校才轉學到這裏來，他說明這兩個孩子是民國二十年夏天畢業，秋天要考中學。需要我們給他一種特別的指導。在我們，因爲一方面受到了他的同情，而一方面對於孩子們的前進也是我們分內之責，對於他的這一要

求，當然能夠相當的接受。於是，我們把他的這兩個孩子和我們原有的兩個已達到一般學校認為應該畢業的年齡的學生集合起來，將這四個孩子開成一個特別班，準備他們畢業。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照着普通一般學校的課程組織進行，而現在要在這特別班裏，把這普通一般學校從開始到畢業的過程，在半年之內通通走完。所以在這半年之內，孩子和先生都費了很大的時間與精神，而且就是在夜裏也要拿出精神來開特別快車。但到後來在教育局裏會考的結果，恰好是他的孩子和另一個孩子拿不到文憑，而在秋天中學招考時，他的孩子也去投考而失敗。兩個拿到了文憑的學生，也只有一個升了中學。這一個拿了文憑而且升入了中學的學生，在新安小學的歷史上，要算是空前而且確實絕後的人物了。

他的這兩個孩子既不會拿到文憑而且不會升入中學。于是他對我們便隨時隨地極盡其誹謗與破壞之能事。他的兩個孩子和四個侄子，是當然不再來進我們的學校了。他的那個大孩子又去轉學了三個小學校，到現在依然沒有拿到文憑。而這沒有拿到文憑的罪惡，他又依然加到我們的頭上。因而他的孩子和侄子在我們學校裏宿膳時所欠的四十元膳費，直到本書寫

至此處時尙沒有償還。他之所以要出盡全力來替他的孩子們爭取一張文憑，這究竟是有一種什麼力量在他的後面給他的驅使？

再說我們這一個空前絕後的學生。

他的姓名是高昭明，他從新安開辦之日起便進了新安，在形式上說起來，他確實是新安的成績的一部份。他進中學已有二年半，現在我們在河下鎮上辦了一個民衆夜校，就是他全力主持。然而，他從前是一個能吃苦能耐勞的小孩，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文質彬彬的學子了。

他在初進了中學的半年的冬天，他的父母因爲抱孫心切，就用各方面的力量逼迫着他去結婚。這種信仰了「送子觀音」的教義而逼迫着兒子早婚的現象，我們當然極力反對，而且要極力用教育的力量去把他鏟鋤。但這一現象究竟又是建築在什麼東西的基礎上面，倘若這一東西的基礎不會倒塌以前，教育者的力量又應該向什麼地方進攻。所以，他因爲反抗的力量微弱而屈服着去結了婚以後，這種父母包辦的婚姻，在夫妻兩人的愛情上畢竟是容易發生

裂痕。——自然，在父母包辦下的婚姻，夫妻兩人的愛情也有例外的圓滿者。而在婚姻的形式與實質，夫妻的名分與職權，不會被社會的制度根本改變以前，就是自由選擇的婚姻，也同樣地容易發生裂痕與慘劇。——他們夫妻兩人的愛情既已發生裂痕而且日益擴大，這自然又要爆發而成爲家庭間的戰爭，離婚的要求既逼迫着而來，但這種離婚的事件，在幾千年來人人奉爲金科玉律的禮教之下，畢竟是不容于父母之命。他的母親，常常因此而哭泣。他的父親也對他說：「倘若你將來做了大事，有本領置備三妻四妾而有人說你不對的話，那麼，一切責任都可完全由我來替你擔當。父母替你完配的髮妻要丟棄不要，這成什麼道理？」他因爲看到了在他的父母的後面還有一種極大的力量來加緊壓迫，于是他改變了政策來從事于釜底抽薪。他把這：「男女結婚須由當事兩方的自願」的道理，用友誼的關係，對他那名義上的「妻」返返復復地說明，經了一年多的時間，他那名義上的「妻」也明白了這個道理，接受了他的提議，而且希望這離婚的事情早日實現。但因爲她是一個父母早已去世而寄養于叔家的孤女，離婚以後，實際生活給她的逼迫，她不得不向他要求一筆相當的生活費，他也

用朋友的關係，答應了她的這一個要求。這個密祕協定雖然成功，但既沒有得到父母的許可，而他自己又尚在求學時代，這一筆生活費又從何處可以出動？這也就成爲無可奈何，引領而待的懸案了。

在另一方面，目前中學裏的課程既不能適合于他的興趣與需要，而且轉眼畢業到來，即快拿到了文憑，又將向什麼路上走去？且看他最近給我的一封信裏所說的：

「你離開新安，已經三月，未知玉體安好否？諸事遂意否？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你是我的老師，但你和我是毫無隔膜，我有任何話都可對你談，而你又能夠隨時隨地隨事的指導我，我從你的指導中，得了很多的快樂與安慰，現在呢？何已遠離我而去了！

我現在的生活，還是如從前一樣的淡而無味，甚至干不及從前。整個的暑假，如過牢獄生活一般。這都是這萬惡的家庭中所弄出來的事，我生活在這萬惡的家庭中，真是苦悶極了！

新安，我現在仍是每天要去一次，汪先生和許多同學們都很好。現在，我們要辦一個民

衆夜校，校址就在靈惠祠，已經籌備就緒，下週就可開學。我的目的，是將我這苦悶的精神，完全用在這夜校上面去。

中學裏那些無聊的功課，真是要命。但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不上呢？現在我已決定，明年暑假我在中學畢業後，無論如何，離開淮安，離開這萬惡的家庭，獨自去找尋我的出路。我現在在你的心裏，希望你能幫助我，給我注意一個機會。」

兩年前，他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一天到晚無憂無慮。現在呢？內心受很大的傷痕，外面也成了一個「老成」的少年了。

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容易衰老！

辦教育的人們，究竟要怎樣解決這一類的問題？

又有一個最大的敵人！他！統治了全中華民族以至全世界人類的心靈！有史以來，他在

全民族全人類的心靈中所建立的至高無上的政權，至于今日，不惟沒有倒坍，而且尙不知要繼續至若干年代？

近幾年來，中國有一句響入雲霄的口號，是：「黨權高于一切」。倘若這句口號能夠實施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衆的心裏的話，那無寧改爲：

「神權高于一切！」

中華民族，尙停留在神權時代。在城市裏，隨地都有金碧輝煌的廟堂。再走到鄉下去一看，活人住的是茅草土牆的矮屋，泥塑木雕的偶人住的反是雕梁畫棟的大廈。生了病，不延醫服藥，要求神問卜。飛蝗蔽天，是玉帝降下來的神兵。洪水泛濫，是金龍四大王作祟，每一地方，遇有「迎神」的盛會——如上海靜安寺四月裏的浴佛節，淮安五月裏的東嶽會都天會，全地方的男女老幼，都能停止一切的工作，穿新衣，戴新帽，歡欣鼓舞，燒香點燭，作揖叩頭，爭先恐後，把他們的全部生活都沉醉在這一盛會裏。所以，小而言之三家村要有一個土地廟，一家人要有一個家神堂。大而言之黨國要人，要用四十九天的佛法道場，可以使橫蠻

的日帝國主義者自動地退出東三省。最近又有和平祈禱會的組織，想用幾萬萬聲的「南無阿彌陀佛」，免除帝國主義者宰割殖民地與進攻蘇俄而展開成第二次大屠殺的世界戰爭。整個中國的朝野上下，是如何同心同德五體投地般的信賴着神權。至于所謂文明先進的西洋各國，又有幾人不是天天對上帝唱讚美詩，祈禱着「阿們」？而聖誕節，復活節，感謝節等，在他們的國度裏面，全體民衆遇着這種日期，他們的血管又是怎樣的沸騰？世界是充滿了矛盾的現象，二十世紀的科學建設，依然對峙着堅不可拔的神權！

神！是一個空洞而抽象的東西！把這空洞而抽象的東西具體地表現于事實，在西洋則有耶蘇，馬利亞的聖像；在中國則有玉皇大帝，城隍老爺，山神土地……。耶蘇，馬利亞的聖像，令人看了發生敬愛；而玉帝，城隍等則令人看了發生害怕，這是表現着東西藝術之不同。然無論其令人敬愛或令人害怕，但其同爲用以麻醉或迷惑人民的心理者則一。這種用藝術的表現來麻醉迷惑人民的心理的東西，無論其爲足以令人敬愛或害怕，而我們則認爲同在必須打倒之列。

稍有頭腦的人，對於這「必須打倒」的說話，當能夠毫無條件地予以贊同，至于「如何打倒」的方法，則必定大不一致。有人主張先把心裏的無形的菩薩打倒，則外面的有形的菩薩不打自倒，這一說是否真理，我們尙沒有得到事實上的證明，當然不可遽信。

蘇俄的小孩子，現在他們的眼睛不曾接觸一點菩薩的形像，當然沒有一絲菩薩的觀念在他們的腦海裏盤旋。但當大革命爆發之初，紅軍兵士要在莫斯科把一個頂偉大的教堂撤掉，有一個老教育家向列寧提出勸止，列寧對那老教育家說：「你以為這個頂偉大的教堂被撤掉了可惜嗎？我們在撤掉了這個教堂之後，建築一個比牠更偉大的紀念物，你覺得如何？」那老教育家才不說話了。倘若不是列寧，是列寧而又不遇着這樣大叛逆的時代，又有誰有這樣大膽量來把這種責任擔當？去年，——二十一年夏天，淮安教育局要在河下鎮上來辦一所中心小學，派了幾位先生來把一個很大的廟宇整理成爲校舍。這校舍之整理，第一步當然是要搬移菩薩。誰知菩薩尙未搬移完工，已經激起了地方民衆的暴動。他們以爲菩薩乃天上的神靈，地方人民的父母，牠在陰朝掌握着賞善罰惡的生死簿。沒有牠，地方不得清寧，現在搬

了牠，地方一定要受到災難。而且這菩薩頭上有珍珠瑪瑙，腹內有銀胆金心，這些搬移菩薩的人，一定從中私吞了厚利。於是這幾位整理校舍的先生，學校尚未辦理起來，而自身已受了毆辱，家庭已受了搗毀，這和九一八以後一般大學生對付王正廷者有什麼不同？但這些愛護菩薩的民衆們，失掉了東北四省又與他們有什麼相干？九一八在他們的腦海裏也簡直沒有一點印象！不但如此，因為中國的官府也和帝國主義者是站在一條戰線，同是要借菩薩的「威靈」來維持他們對於「小民」的統治，所以這一場官司，從淮安移到寶應，到現在還沒有打完。這幾位要把廟宇整理成爲校舍的先生，受了極大的傷害與冤屈，尚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吐訴，我們實不能不表示百萬分的同情！而這一類的事件，在中國尚不知有多少！？然則反對「神權」的動力：究竟要發生在什麼機輪的上面？怒吼吧！中國！

然而，菩薩在新安小學的孩子們的目光中，簡直比不上一堆狗屎！因為狗屎可以做肥料，而菩薩則不但不能做肥料，而且在國家民族人類之間造下了極大的罪惡！新安小學的孩子們的心裏的菩薩，早已完完全全的搬掉，請看他們是如何搬掉的過程。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這是我們從事于祕密工作的某夜，在極度疲勞的休息中所發生出來的一聲嘆息。

新安小學的前身——靈王廟的建築，前後三進，大概牠的「格式」是奉了「聖旨」的「欽定」，所以和別的大廟宇沒有什麼不同。大門的兩旁，有兩個圓形的石輪。進了大門，就是高五六尺的四大金鋼，金鋼之後，每邊都有伸手踢腳張牙舞爪的八個東西。中間又有一個拿着「杵」而永遠被罰「立正」的韋陀。這些，其像貌之兇惡，都能够把小孩子們駭得心驚胆戰。樓上便是長期閒空着的戲台。向前走四五十步——沒有精確的測量——便是一座比前後兩進都矮些的沒有樓的正殿，這裏面的「主席台」，當然是靈王的座位。靈王的脚前有一對金獅子，——這大概是能够征服野獸的表示——金獅子之外，有金童玉女。主席台之前，當然有幾個衛兵，高大兇猛，武勇有力，有的拿着善惡簿，有的提着鐵鍊子，有的牽着馬；有的牽着象。兩旁壁上，一邊有九個東西，據說：這就是十八個羅漢。正殿之後一進，相距大約十多步，名曰後殿。這大概是靈王的父母，以及比靈王老一輩而退休的人物，再則爲靈王

的祕書，顧問，眷屬等，所以共合有三個神座。而每個神座之內，除了主要的人物而外，還有許多高不到二尺的小菩薩，這大概是奴婢，聽差，老媽子之類。樓上也有幾個座位，座裏是什麼人物，不暇拜訪了。

正殿的兩壁之外，有兩座正方形的小屋，這大概是供給替菩薩燒香的人住的。正殿與後殿之間，有鼎。鼎的兩邊，有兩株高大的松樹。樹之外有兩廂。東廂的屋頂上，舖滿了紫籐，夏天開花，香氣撲鼻。兩廂之外尚有院落，院中有花台，栽着牡丹與芍藥，院落之外尚有兩排房子。西邊的院外的房子之外，有竹林，有桂花。而在西北角上有一所小屋——是廚房。廚房之旁，便是後門。後門之外，便是蓮花街。因為後門當大路，出入方便，反而成了實際的大門。前門外雖空曠遼濶，有一望碧綠的蒲田，又有釣魚台，漂母祠，城牆，寶塔，樓閣等的環峙，但因不當大路，反而成爲後門了。

起初開辦學校的時候，也是以後門做前門，西邊的廂房做教室，正殿東邊的小屋樓上是寢室，我們呼牠爲東樓。正殿西邊的小屋，後來也闢成寢室，我們呼牠爲西樓。後來，西樓

倒了，只剩東樓。東樓，前面雖然有窗子，但窗外的磚牆則比屋椽還高。後面雖然也有一個直徑不到一尺五寸的圓窗，而窗外則爲鋪滿了紫籐的東廂。西邊靠着正殿的高牆。東邊有一個直徑不到一尺五寸的圓窗，而這圓窗則是流通空氣與陽光的唯一的門戶了，陰森，潮濕，黑暗，是牠的特徵；從三月到十月，樓板都是濕的，四面的牆壁，有肅不清的黴菌，這是牠的產物。住在裏面的人，怎麼不生疾病？但從十八年到二十年夏天，前後來去的八九個同志，都是宿在東樓，所以我們把東樓稱爲新安小學的發祥之地。

辦了學校之後不久，因爲要把前門外的菜園闢作學生的農場，要一個陳列農具的地方，爲了方便起見，遂決定把前殿改造。要改造，就非搬菩薩不可。然而，搬菩薩，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並不是說因爲菩薩的身材高大不易搬動而已。經了幾次的商議，先在正殿之內修理一些地位，然後動手。因爲要在孩子們的腦筋裏起一點變化，所以在未動手之前，先向孩子們問一問：

「菩薩可以搬嗎？」

古廟活菩薩

孩子們都搖頭。於是，先生也不管他，自己動手，叫孩子們站在旁邊看。「噫呀海，呀荷海！」扁担，繩子，木門，一齊舞動起來，經了兩天的工夫，流了不少的臭汗，四大金鋼也不說話，聽從他們的擺佈，住到正殿裏來了。大概，從前殿升入正殿，牠們也是很願意的吧！幾個年紀較大的孩子，胆量也大起來，勇氣也有了，手也肯動了，「噫呀海！呀荷海！」七手八腳，一齊動作，不多幾天，前殿裏的許多菩薩，個個都很願意地住到正殿裏來，而牠們的座位也就變成我們的農具室了。

正殿裏多有了幾個菩薩，似乎熱鬧了許多。但給了我們一些不方便，就是走路的時候多了些屈折。尤其是在年幼的孩子們的心裏，憑空印上更多的照片，這究竟不是好事情！所以須進一步來想辦法。

「搗毀嗎？」

這當然是澈底的辦法，再好沒有！然而嗅一嗅四圍的空氣，覺得還沒有達到成熟的時期，爲了防備意外起見，還是謹慎一些的好。這又只得仍然請牠們向後退。退到後殿裏去休

息。然而這要在孩子們的腦筋裏多起一點變化，所以寧可多經一些週折。

「小朋友們，我們每天開晨會，開夕會，應設有一個寬大些的會堂，你們看，這會堂要在什麼地方才好？」

.....

經了許多的暗示，終于有人把「正殿」提出來了。但「正殿裏有這許多菩薩，又將怎麼辦？」

.....

「我們把牠通通搬掉！」

然而孩子們對於這個提議，多數還是搖頭。這是不能用「表決」的方式來決定，只能：

「願意動手的，跟着我們來；不願意動手的，就用眼睛看。」於是幾個大的孩子跟着幾個先生，老實不客氣，對這些泥偶人，泥馬，泥象，發下命令「走！」一個一個地請牠們走到了後殿裏去。又因為要在孩子們的心目中增加他對於菩薩的輕蔑，所以特意拿一個小白

臉的菩薩來畫上鬍子，塞住耳孔。於是，居然有幾個比較「俏皮」的孩子，去摘掉小菩薩的手，又用黑紙與漿糊蒙住牠們的眼睛，更把韋陀手裏的「杵」奪下來，而罰牠用頭頂站在地。這樣一來，他們有好久的時間，都把菩薩拿來做成有趣的遊戲。而靈王的座位，也被我們降低了，做成小朋友的演說台。

雖然把牠們搬到後殿裏去，通通擁擠在一塊，似乎空氣不大充足，但我們還是把牠們的座位排列得很有秩序；而在另一方面，學校是初開辦，這初開辦的學校又具備着被一道「電報」所推動的政治力，所以在當時當地的社會上，並不會發生什麼變動。不久之後，暴風雨到來，我們深恐這一事件要發生波折，所以除了警備我們的孩子要注意「三緘其口」而外；又把後殿的門窗緊閉，在隙縫中又糊上很厚的紙壳，使人們無從看見這許多擠在一處會悶出病來的泥偶；更把前殿正殿力加改變，使人們走進來看不出有一絲「神座」的遺痕。就在這種小心翼翼的空氣中，度過了一年多的歲月。

一直到民國二十年的夏初，有一個來自別縣的學生，他的父親會做陰陽。這個陰陽先生

因為關心他的兒子，所以關心到我們的學校。於是，他把他的羅盤拿到我們校裏來看了一下，他說：「後門的方向不好，所以你們這兩年來的官司糾紛不清，東樓煞氣太重，所以你們多生病。」這一段話在我們雖然只是覺得好笑，但在我們的腦海裏發生出不同的變化來。後門當大路，人馬往來，聲音嘈雜，而且門內陰沉，這是我們認為不好的方向。東樓沒有光線，空氣不流通，潮濕，黴菌，這是我們認為煞氣太重。封閉後門，由前門出入，這不成多大的問題。至于東樓的寢室，搬到那裏去，這問題就不簡單。

「開發後殿！」

但這些菩薩怎樣安排？一則已經沒有適當的地位可以再搬，其次呢？暴風雨還未平息。經了幾度的考慮，終于想到了辦法。

這時候，我們有三個先生，七八個寄宿生，這七八個寄宿生因為和我們共過患難，心裏有了「互信」，當然意見不會紛歧，夜裏，八點鐘以後，路上已沒有行人，住在東廂外面的吳氏兄妹也睡了覺，然後我們把各處的門戶關閉起來，祕密工作。

泥做的人，馬，象等，我們用繩子套住牠的頸項，拖倒了，然後用斧頭鋤頭請牠們享受。搗碎了的泥，馬上挑到桂花園裏去，填平從前養金魚的池子。一個馬還沒有弄完，又是十二點鐘，只得把門窗關好，一點痕跡也不暴露，大家去睡覺，留待第二夜再來繼續。

一夜，因為解決一個頂大的泥人，工作到了兩點鐘以後，身上雖然流着汗，而腳底則有些冰冷。我們把這泥人肚裏的草燒起火來，大家圍着這熊熊然的火光，發出下面的嘆息！

「你這爛泥與稻草做的東西啊！你也居然有力量把中國人的心靈支配了幾千年！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你也可曾知道會有今日！」

還有十五個木雕的大菩薩與三十個小菩薩，我們把大的坐在一塊方板上，板下有兩根圓木，推！滾！推着牠滾到東樓下面去。東樓下面雖然潮濕陰森，但也不怕牠們會生肺癆！小的，便把牠在東樓上面去排成一個縱隊。

打掃屋頂的灰塵與蛛網，粉刷牆壁，也是在夜裏進行。這樣，從四月中到五月底，工作完事，我們活人才從那黑暗潮濕的東樓移到這開敞光明的後樓，樓下兩壁又掛上地圖與照

片，然後打開門來。外來的人們，簡直不會從目前的地圖照片想到當年的神座，而我們裏面的活人與泥偶也就各安其所。至今有一張很好的桌面，面上鮮紅而有光，我們在上面看書寫字，心裏會發生一種美感；圖書館裏許多黑漆的書架，也有着相當的美觀，但不經道破，有誰知道牠是怎樣從神權變到人權的過程？

暑假以後，東樓上面的三十個小菩薩，有幾個孩子常常去拿牠們開玩笑，三十個小菩薩站成一縱隊，兩個小孩子站在牠們的旁邊，一個在這一邊發口令：

「向左轉！」站在牠們旁邊的兩個小孩就把牠們向左轉，如此類推，向右轉，向後轉，成雙行，成四行，他們玩得非常有趣。我們因為恐怕被外人知道了，會發生風波，這才找了斧頭來，費盡平生之力，一斧頭一個，在孩子們的笑聲中，解散了牠們的肢體。

還有許多大菩薩，也在這年的冬天，把孩子們召集起來，因為天冷，用斧頭在牠的身上設法，這許多大木偶的構造，大致相同，全身的骨骼，是用極堅硬的木頭做的十字架作爲主幹。

孩子們從這裏所受到的訓練，居然能够組織起來施展出去。校後的蓮花街上有一個永裕亭，亭裏有一雙土地菩薩，全街的老幼是奉之爲父母。某一天的黃昏，有七八個小孩跑出去，一個站在亭東，一個站在亭西，各離亭十多步路，作爲警號，然後五個孩子在亭裏工作起來，可憐這一雙土地菩薩，竟無罪而葬身河底！

我會把這一事件寫成一幕戲劇，題曰：

「幾個頑皮的孩子」。

我們自身的傳統觀念，更是無形的大敵！

十九年完結以後，因爲經費的極度困難，遂忍痛把台和中分出去，到渦陽鄉村師範任教，把他所得的薪水來維持新安的生命。這種窮困與糾紛的掙扎，不期而引起許多人的同情，于是有這樣的事件：

「××同志：

新安小學，兀立在風雨飄搖中，已經兩週歲了！他過去奮鬥的歷史，及各同志維持之精神，實足驚人，堪以告知一二：

新安小學，地處江蘇淮安城外河下鎮，運河經其旁，日有小輪數次，上通清江，下達鎮江，交通尙稱便利。鎮外蓮花街，有靈王廟一所，爲新安會館館址。房屋寬大，年有租息三四百元。民國十八年春，有新安旅淮同鄉來京與新安旅京同鄉商議設立學校，旅京同鄉以事屬義舉，力贊其成，即資助開辦費，並派吳廷榮李友梅藍九盛三同志前去籌備。比即先行召集旅淮旅京同鄉開會，公舉董事，成立校董會，負責進行，同時向縣教育行政機關請准立案，于六月六日正式開學。

新小同志，從事教育，竭忠盡智，爲社會謀福利。孰知禍起不測，竟有浪人欲利用同志做工具，謀篡奪會館財產，魚肉當地人民。諸同志洞悉其隱，屹不爲動。浪人志不得逞，轉而集矢于吳君廷榮之身。時竹因息肩于京，在京同志委以赴淮清理。帶病首途，

在淮清理四十餘日，首惡不容于衆口，不值于官廳，竟至客死他鄉，鄉民稱快。

不久，在京同志復派台君和中加入工作，時竹因仍在淮安。各同志以新小在荒涼的江北，定可試驗「生活即教育」之主張，即商同擬定三年計劃，竹因亦擬長期加入。後來入京報告，得在京同志允許，月助經常費五十元，并增加設備費若干元。又因吳君廷榮爲浪人所集矢，予以調回，改派汪君達之總其成。竹因他故不得參加，愧同志多矣。然李汪藍台四君積極工作，校務之蒸蒸日上，誠意中事。

不幸，十九年四月，在京同志遭到不幸，都星散了。五十元一月的經費，隨即落空。而且又有另一派浪人起來爭奪館產，幸得縣府賢明，浪人敗訴。浪人再上訴清江高等法院，又敗訴了。但波折重重，收租困難，房屋失脩，饕殮不繼，然而他們並不因此灰心。十九年秋，劉君文梯加入工作。二十年春，李君友梅與台君和中同赴渦陽工作，李君月提薪水六分之一，台君月提薪水三分之二，共同來維持新小急需。孫君銘勳，丟了六十元一月的事不幹，來加入生活。汪君達之，病亦幹，再病亦幹，窮亦幹，更窮更

幹；一件學生裝穿三年，一條褲歷秋冬春而夏，襪子無底自己補，而勇氣並不稍退。藍君九盛，前後共幹兩年，現仍在困苦中繼續。新小的生命，在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下繼續到現在，這真是值得我們歌頌的。

我們曉得，李君湖南人，台君甘肅人，藍君福建人，孫君貴州人，劉君江北人，只有吳汪二君是新安人，足徵新小已由同鄉觀點進至同志觀點了。我們仍望更多的同志來維持，使新小在江北永久的發榮滋長。四月二十日，我們有一個小集會，提議同志中有月薪五十元以上者抽百分之五，五十元以下者任各人自由捐助，把新小的經濟基礎，建築在每個同志的身上，以增加力量而開江北教育之新紀元。素仰同志熱心教育，定蒙慨予捐助。款直寄淮安新安小學汪達之君收。不勝幸甚！敬頌

均安！

方竹因等十五人同啓（二十年六月一日在上海）。

這封信，自然發生很大的效力，各地同志之努力捐款前來，安慰了我們的心靈，鼓起了我們的勇氣。而不久之後，陶先生也回國來了，更增加了我們無限的歡欣與希望。所以，在

古廟活菩薩

九八

暑假時，和中由渦陽回淮，我們就共同擬定一個：

十年計劃。

第一年——民國二十一年：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 一，修理各處房屋，改變破廟氣象。
- 二，修築本校範圍內之道路。
- 三，收買本校範圍內他人所有之園地。
- 四，開闢小花園，佈置校景。
- 五，建築廚房；建築廁所。
- 六，建築幼稚園園舍。
- 七，建築小學第一工作室。
- 八，建築跑冰場。

九，建築游泳池。

十，建築浴室。

十一，建築兒童用書室。

十二，建築兒童科學館——包括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十三，建築兒童各項場所。

十四，置備兒童各項用具。

十五，置備兒童醫藥用品。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繼續出版蓮花週刊。

二，試擬並試驗幼稚園及小學教學做草案。

三，整理幼稚園及小學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修正之。

丙，關於人的方面：

古廟活菩薩

- 一，招收幼稚生二十名。
 - 二，添招小學生，合舊生共八十名。
 - 三，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六人。
 - 四，聘請農場工人一名。
 - 五，安置吳氏兄妹移出校外。
- 丁，關於經費方面：
- 一，籌基金一萬元，臨時經常費二萬元。
 - 二，原有租息四百元。

第二年——民國二十二年。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 一，擴充兒童用書室。
- 二，擴充兒童科學館。

- 三，擴充兒童各項場所。
 - 四，添置兒童各項用具。
 - 五，建築兒童醫院。
 - 六，建築兒童藝術館。
 - 七，建築兒童農藝館。
 - 八，安置無線電收音機。
 - 九，建築小學第二工作室。
 - 十，開辦民衆學校。
 - 十一，開辦婦女學校。
 - 十二，開辦民衆茶園。
- 乙，關於編輯方面：
- 一，繼續出版蓮花週刊。

古廟活菩薩

二，編輯民衆壁報。

三，擬定幼稚園及小學畢業標準。

四，試擬並試驗幼稚園及小學教學做草案。

五，整理幼稚園及小學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修正之。

六，編輯校况。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招收幼稚生，合舊生共四十名。

二，添招小學生，合舊生共一百二十名。

三，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八人。

四，聘請醫生一人。

五，添聘農場工人一名。

六，招收幼稚園藝友二名。

七，招收民校婦校學生若干名。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籌基金一萬元，籌臨時經常費一萬元。

二，基金生息一千元。

三，原有租息四百元。

四，農場生息四百元——半歸學生，半歸學校。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竟事項。

二，調查淮安所有植物，並製標本。

三，調查淮安所有動物，並製標本。

四，參加中華兒童教育社作團體社員。

第三年——民國二十三年：

古廟活菩薩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 三，繼續擴充兒童各項場所。
- 四，繼續添置兒童各項用具。
- 五，擴充兒童醫院。
- 六，擴充兒童藝術館。
- 七，擴充兒童農藝館。
- 八，建築小學第三工作室。
- 九，建築學生宿舍。
- 十，建築民衆娛樂場。
- 十一，建築大會堂。

十二，開闢中心農場。

十三，開闢中心工場。

十四，開辦民衆醫院。

十五，建築民衆用書室，置備圖書五千卷。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編輯兒童叢書。

四，編輯民衆叢書。

五，試擬並試驗幼稚園及小學教學做草案。

六，編輯幼稚園及小學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審定出版。

七，編輯三年報告。

古廟活菩薩

丙，關於人的方面：

- 一，添招幼稚生，合舊生共四十名。
- 二，添招小學生，合舊生共二百名。
- 三，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十名。
- 四，聘請農場指導員一名。
- 五，聘請工場指導員一名。
- 六，聘請工場工人二名。
- 七，招收民校婦校學生若干名。

丁，關於經費方面：

- 一，籌基金一萬元，籌臨時經常費二萬元。
- 二，基金生息二千元。
- 三，原有租息四百元。

四，農場工場生產一千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盡事項。

二，調查江北農村狀況。

三，調查江北教育狀況。

四，組織兒童教育研究會。

第四年——民國二十四年：

甲，關於建築及設備方面：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三，繼續添置兒童各項用具。

四，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古廟活菩薩

五，繼續擴充兒童農藝館。

六，擴充中心農場。

七，擴充中心工場。

八，擴充民衆用書室，添置圖書五千卷。

九，建築第二所幼稚園園舍。

十，建築小學第四工作室。

十一，建築中學第一工作室。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續編兒童叢書。

四，續編民衆叢書。

五，編輯婦女叢書。

六，試擬並試驗幼稚園小學中學教學做草案。

七，整理幼稚園小學中學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修正之。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添招幼稚生，合舊生共六十名。

二，添招小學生，合舊生共二百五十名。

三，招收中學生六十名。

四，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十五名。

五，增加農場工人一名。

六，增加工場工人一名。

七，添招幼稚園藝友二名。

八，招民校婦校學生若干名。

古廟活菩薩

一一〇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籌基金一萬元，籌臨時經常費一萬元。

二，基金生息三千元。

三，原有租息四百元。

四，農場工場生產二千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盡事項。

第五年——民國二十五年：

甲，關於建築及設備方面：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三，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四，繼續擴充中心農場。

五，繼續充擴中心工場。

六，繼續擴充民衆用書室。添置圖書五千卷。

七，建築中學第二工作室。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續編兒童叢書。

四，續編民衆叢書。

五，續編婦女叢書。

六，試擬並試驗幼小中教學做草案。

七，整理幼小中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修正之。

古廟活菩薩

一一二

八，編輯五年報告。

丙，關於人的方面：

- 一，添招幼稚生，合舊生共八十名。
- 二，添招小學生，合舊生共三百名。
- 三，添招中學生，合舊生共一百二十名。
- 四，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十七名。
- 五，招收民校婦校學生若干名。

丁，關於經費方面：

- 一，籌基金一萬元，籌臨時經常費一萬元。
- 二，基金生息四千元。
- 三，原有租息四百元。
- 四，農場工場生產二千五百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盡事項。

第六年——民國二十六年：

甲，關於建築及設備方面：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三，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四，擴充學生宿舍。

五，繼續擴充中心農場。

六，繼續擴充中心工場。

七，繼續擴充民衆用書室，添置圖書五千卷。

八，開闢兒童公園。

古廟活菩薩

九，建築中學第三工作室。

十，建築小學第二院第一工作室。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續編婦女叢書。

四，試擬並試驗幼小中教學做草案。

五，編輯幼小中教學做合一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審定出版。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添招幼稚生。

二，添招小學生。

三，添招中學生。

四，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十九人。

五，添招幼稚園藝友。

六，招收小學藝友。

七，招收民校婦校學生若干名。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籌基金一萬元，籌臨時經常費一萬元。

二，基金生息五千元。

三，原有租息四百元。

四，農場工場生產三千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盡事項。

第七年——民國二十七年：

古廟活菩薩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 三，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 四，繼續擴充中心農場。
- 五，繼續擴充中心工場。
- 六，建築幼稚園第三所園舍。
- 七，建築小學第二院第二工作室。
- 八，開辦師範。

乙，關於編輯方面：

- 一，續出蓮花週刊。
-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試擬並試驗幼小中師教學做草案。

四，整理幼小中師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修正之。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添招幼稚生。

二，添招小學生。

三，添招中學生。

四，招收師範生二十名。

五，增加同志，合舊同志共二十名。

六，招收民校婦校學生若干名。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籌基金一萬元，籌臨時經常費一萬元。

二，基金生息六千元。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一一八

三，原有租息四百元。

四，農場工場生產四千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竟事項。

第八年——民國二十八年：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三，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四，繼續擴充中心農場。

五，繼續擴充中心工場。

六，建築小學第二院第三工作室。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試擬並試驗幼小中師教學做草案。

四，整理幼小中師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修正之。

五，出版新安叢書。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添招幼稚生。

二，添招小學生。

三，添招中學生。

四，添招師範生。

五，招收民校婦校生。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一一〇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基金七萬元共生息七千元。

二，原有租息四百元。

三，農場工場生產五千元——半歸學生，半歸學校。

戊，其他：

一，續繼完成上年度未竟事項。

第九年——民國二十九年：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三，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四，繼續擴充中心農場。

五，繼續擴充中心工場。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試擬並試驗幼小中師教學做草案。

四，編輯幼小中師教學做草案，並請發明教學做合一者審定出版。

五，繼續出版新安叢書。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添招幼稚生。

二，添招小學生。

三，添招中學生。

四，添招師範生。

古廟活菩薩

五，招收民校婦校生。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基金生息七千元。

二，原有租息四百元。

三，農場工場生產六千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竟事項。

第十年——民國三十年：

甲，關於建築與設備方面：

一，繼續擴充兒童用書室。

二，繼續擴充兒童科學館。

三，繼續擴充兒童藝術館。

四，繼續擴充中心農場。

五，繼續擴充中心工場。

六，建築幼稚園第四所園舍。

乙，關於編輯方面：

一，續出蓮花週刊。

二，續出民衆壁報。

三，續出新安叢書。

四，編輯十年報告。

丙，關於人的方面：

一，添招幼稚生。

二，添招小學生。

三，添招中學生。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一三四

四，添招師範生。

五，招收民校婦校生。

丁，關於經費方面：

一，基金生息七千元。

二，原有租息四百元。

三，農場工場生產七千元——半歸學校，半歸學生。

戊，其他：

一，繼續完成上年度未竟事項。

二，擬定新計劃。

三，舉行十週年紀念。

四，調查離校學生狀況。

我們的辦法和主張：

一，本校訓練學生，有下列五個目標：

1，康健的體魄；

2，生產的技能；

3，藝術的興趣；

4，征服自然的本領；

5，改造社會的精神。

二，本校根據生活教育之原則，用教學做合一之方法，以編製課程。

三，本校本在農業上安根；在工業上出頭之原則。以訓練學生之生產技能，而促進農業

文明向工業文明之發展。

四，本校學生修業年限，側重其生產能力，其標準如下：

1，幼稚生以平均每每人能解決其在園用費之十分之一。

古廟活菩薩

一二五

- 2，小學低年級生以平均每人能解決其在校用費之五分之一。
- 3，小學中年級生以平均每人能解決其在校用費之四分之一。
- 4，小學高年級生以平均每人能解決其在校用費之三分之一。
- 5，中學生以平均每人能解決其在校用費之二分之一。
- 6，中學以後學生以平均每人能解決其在校用費之全部。
- 五，本校經費，以募捐及生產爲基礎。

我們吸收同志的辦法：

- 一，凡自願加入本校作長期努力之同志，必抱定以學校爲家庭，以事業爲生命之決心。
- 二，凡有決心加入本校之同志，其本身有什麼困難問題時，本校必出全力爲之解決，使其能成爲獨立自由之人，而能安心工作。

三，凡自願加入本校之同志，除最低限度之生活費由本校供給外，沒有常薪；只于經衆認爲必要時，酌給臨時費。但經本校聘請之特殊人員不在此例。

親愛的讀者，你看到這裏的時候，請你把書合起來，閉上眼睛，用你自己現在的眼光，給他作一個評判；然後再繼續看下去，看我們現在自己的批評。

當我們把這計劃擬好後，曾經寫了一封信給陶先生。現在把我們的信和陶先生的覆信抄在下面：

一，我們的信：

日平先生：

念小草之無知，長依寶樹；

比叢葵之向日，終矢丹心。

就用這幾句現成話來代表我們對於新安，對於曉莊，對於事業的虔誠。

新安，是曉莊的唯一的孤兒。我們對於這孤兒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夠好好地發揚光大，永遠保留着慈母的令名。而自開辦以至於現在，同志之前後來此者，亦莫不以試驗生活

古廟活菩薩

教育與教學做合一相呼號。

然而兩年來的成績怎樣？這是我們不敢自問也不敢答覆的。若果今後的生活仍然照現在這樣苟延殘喘的下去。這不惟對於小朋友有很大的犧牲，對於慈母的令名有很大的敗壞；就是在這裏工作的幾個園丁，也無異是走上慢性的自殺之路。

然而我們的血未曾冷，我們的心未曾枯，我們要在這裏繼續不斷的努力下去，所以最近有十年計劃的產生。現在將這計劃呈請指正，並有下面的兩個問題要求先生有具體的答復：

1，生活教育與教學做合一的試驗的或成或敗，先生都不能辭其責，那就應該常常給我們一些切實的指導。

2，經費的力量可以左右事業的成敗，十年計劃裏的經費的籌措，不得不要先生負完全之責。

十年計劃之能否進行，完全看這兩個問題之能否解決為斷。先生是我們唯一的領導者，對於我們的要求，決不致令我們失望。所有新安的一切現狀，統由達之面詳，茲不多贅。望

先生與達之之談話後，給我們一個書面的答覆。敬祝

健康！

達之，九盛，和中，銘勵。（二十年七月十六日）

二，陶先生的覆信

達之，九盛，和中，銘勵諸弟：

接讀七月十六日來信與新安小學十年計劃，精神爲之一振。諸弟持此精神向前做去，必有成功之一日。

生活教育與教學做合一之理論，現仍繼續探討，苟有所得，必願隨時奉告。近一年來研究結果，除與達之之面談託他轉達外，仍希參閱兒童生活第三期所載之兒童生活之中心主張，師範生第三期所載之兒童文藝研究社宣言，中華教育界教育出路專號所載之中國教育出路，及教科書專號所載之教學做合一之教科書四篇文字。從農業文明渡到工業文明，必須特別注重科學以培養創造，建設，生產之力量。現代之教師，每人必須終生探討一門自然科學。經費一層，現已由全體同志共負責任，這比一個人負擔更爲堅穩而有精神。我不是推諉。無

論在何種形式之下，我必盡心力而爲之。我不能說數目，因爲所需的款子，不在我的直接支配之下。但我已下決心，願爲新安小學托鉢化緣。諸弟宜諒解我的，是我現在化緣的力量遠不如從前。所以對於籌款的觀念應當具有彈性；十萬不爲多，一千不爲少。碰巧遇了一筆遺產，則十萬實不算多；倘使遇不着，則一千八百也不無小補。曉莊開校只有二千元。以後雖是量出籌入，實是量入爲出。爲實行計，諸弟宜有兩個預算：一是最限度；二是望遠限度。總而言之，大數着眼，小數着手，是我們應有之方針。我必盡我的力量，與諸弟共同實現一個光榮的新安學校。

所擬計劃都很好，只須把「發明教學做合一者審定」字樣除去便可用。敬祝

全校健康！

不除庭草齋夫（二十年七月十九日）

現在，且請看我們自己的批判：在這個計劃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那時已經深深地注意到窮人教育要在生產上面找出路，而且要把教學做合一弄出一個具體的系統的辦法出來。又在那種窮困的環境中，他們尚有這樣的雄心與熱忱。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然而，在這

個計劃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那時自己身上所具備的傳統的觀念是怎樣的濃厚！所以這個計劃裏不惟空無一物，而且是站在分水嶺上自己製造矛盾。

因此，在民國二十年的下半年，學校裏的先生，只有銘勳和達之，再有我們的義華與一個燒飯的工人。每月經費的收入約有八十元左右。他們除了四個人的吃飯費外，把全部的收入都用于房屋的修理。這一所從神權變到人權的破廟，全部加以改造，粉刷，油漆，玻璃，從色彩的外觀，已看到這破廟已從封建社會的形態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態。許多人和我們自己都異口同聲的說：

「像個學校的樣子了！」

然而，這是睜着眼蹈他人的覆轍，是把一個蓬頭赤足的鄉姑，搽上了摩登小姐的香粉，穿上了摩登小姐的高跟皮鞋。他已經像個學校的樣子，實則已經不像我們自己的學校的樣子了！

因爲在現在的我們是不能這樣做的！

二十一年秋，方與嚴同志到新安去走了一趟回來，我們現在來看他由淮回滬後的報告：
知行吾師：

我這次到新安小學去觀察回來，事隔多時，沒有詳細報告。現在二十一年即將結束，二十二年行將開始，用特將我觀察所得，報告于次：

一，初到校外：

我是雙十節前一天下午一時三十分到了校外，即見到原先出入局促的後門已經封閉，即前進至東端的小橋邊，由園門入園。這園門原爲一夏姓霸佔，今則此路已通。轉到學校南向正面，沿路見着他們菜園裏的白菜，菠菜，苘蒿，都長得有點樣兒。惜白菜因太乾旱，蟲蛀得利害。並有小小苗圃三塊，育有扁柏，烏柏，油桐，三種樹木，長得很不錯。他們除在校前和園內空處栽植一些外；扁柏，油桐，兩種幼苗，當地公共機關，已來要去很多。只有烏

柏在江北沒有什麼用處，還擠在苗圃裏，不久就要擠壞的。他們自己在路旁栽的樹，有些長得很好，有些被夏家人入園工作時故意損壞。在下面可以看見大門牆上高處，開了許多新的玻璃窗，從遠處河堤上望去，更顯出精神。

二，初入校門：

進了校門，經過前樓下面，即是一個大院子，開爲運動場。運動器具，有藍球架，有鞦韆，有蹺板，有滑梯，滑梯係用大鐘架改造成。東北角大梧桐樹下，新編鴿房，用細竹編成花籬，頗爲美觀，內養鴿子十數對，已生蛋，鴿蛋在當地很有消路。第二進即是大會堂，以前爲靈王殿，前面牆上亦已開了四個很大的玻璃窗，足以通空氣透日光，減少了以前許多陰森之氣。一進門，以前的靈王及許多鬼怪木偶，已一概搬去，靈王座已變成表演台，並成爲一所很寬敞的大會堂了。

三，小朋友招待我：

裏面聽到人聲，即有幾個小朋友出來很親熱的招待我，把我的行李接到孫先生房裏去。

倒開水給我喝，用面盆盛水給我洗臉。但是，這幾個招待我的小朋友，都是十八年以後來的，我一個也不認識。問知汪台孫張諸先生，是朋友家中請去吃飯去了。不多時，我認識的小朋友張俊卿來了，他即領我到洗澡堂去洗澡。我帶的都是通商銀行的鈔票，此地不通用，張俊卿馬上回家去取了一千銅元給我開銷洗澡錢。汪台孫三先生亦趕到澡堂見面。

四，歡迎會上的小朋友的淚：

第二天早上，他們開會歡迎我。歡迎我，固不敢當，借此多一談話機會，亦很可寶貴。致歡迎詞發言的小朋友達十人以上，他們說的話，不是恭維之詞，可以說是覺悟的兒童的呼聲。他們不願做奴隸式的學徒，不願度牛馬式的拉黃包車的生活，他們找不到出路，希望我和陶先生給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他們說到傷心處，忍不住落淚！他們落淚泣不成聲的，有四五人之多。他們要求有工做，能解決他們的生活。要求有工做，是他們一致的叫喊。

五，表演興趣的濃厚：

雙十節雖遵令沒有舉行慶祝，下午却舉行了一次表演，來的學生家屬甚多。小朋友表演

的興趣十分濃厚，並經銘勳兄的盡力指導，表演的成績甚佳。惜劇本少新興的創作。在表演的時候，令我發現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就是十八年我在新小時，和大家認為最有希望最可造就的小朋友張學仁，因受到生活的壓迫，不能不去度那最勞苦的拉車生活。他知道我來了，趁此機會來看我，他今年才十九歲，額上已現縐紋，望去如二十六七歲人，比之常人要早老七八歲。

六，生活改造會議：

生活改造會，開了兩次，是先生和小朋友一起開的。小朋友提的做工問題特別多，要做的工藝亦不少，但因無錢而不易一時做到。關於工藝問題，曾請小朋友做了一些調查工作，但問題重大和經費關係，只決定可行，而必須經以充分的時間，方可實現。

七，談話會認為必須要做的事：

和汪台孫張四位先生開過四次談話會。認為要做到的事：

1，兒童出路問題：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一三六

甲，在本校生產技能：

A，種菜。

B，學縫衣。

C，學製肥皂。

D，學製玩具。

E，養鴿，養鷄，養羊。

F，寫日記，演戲，玩科學把戲，做筆記。

乙，到外面找出路。

丙，與兒童家長開談話會，討論兒童出路問題。

2，學校經濟如何開源：

甲，接洽舉辦新安工學團。

乙，設法與顧秋嵐先生聯絡。請陶先生轉請朱子橋先生介紹。

丙，設法與煤鑛公司聯絡，代爲售煤，若有可能，則請陶先生介紹。

丁，挑填柴田，闢成菜園，每年可增加收入。

戊，接洽移轉許僑人先生捐款。

3，吳家遷讓問題：

大約需補助百元。

4，田契問題：

由方先生請程修茲先生向戴純甫先生交涉。

5，建築橋堤：

東建一木橋通兆門城外，兒童來往可省二里多路；西築長堤通河堤，可省三四里路。兩

項工程，約需五百餘元。

6，贖校旁園地：

學校東南面，與自己菜園毗連之菜園約四畝，原屬會館所有，從前不知何故被他人佔

去。至今仍向學校菜園蠶食，損失不計其數。所以準備贖回，作農場試驗，約需二三百元。

7，修理校舍：

校舍敝大，年久失修，牆壁，樑柱，樓板，均須修理。否則狂風暴雨，在在堪虞。

8，訪問校董：

校董中以曹程二先生比較熱心。

9，校董會改組問題：

現在校董散處各地，開會無期。而且曹欣皆業已逝世，自應選舉補充。即以新安開辦至今，尚有關係而熱心者，使之得有校董名義，則新小前途，希望必多。

10，購辦縫紉機一架。

11，酬謝李卡二律師。

八，探訪農友：

租息來源，有陳趙兩莊。我和達之到過趙莊，生活情形，有的比較可過，有的真是囚首垢面，鶉衣百結，兒童失學，徧家皆是。吾師主張農民之錢應歸還農民辦學，這裏有一大古寺，離村甚近，可充校舍之用。

九，兒童缺課原因：

新小的小朋友，常常缺課，因為當地人家太窮，大一點的兒童，天天要攪在家裏剝蒲；小一點的，也寧可讓他在運河岸上拾得值一兩個銅板的柴草去燒火。

十，蒲草出路：

蒲草是當地一大出產，每年約可出產三四千担。現在只能售給鹽場做蒲包，價錢很低賤，每担值不上一元。若能把牠原料化鍊，俱把纖維柔細，編織別種東西，售價必高，則當地人民經濟，必受到大的利益。

十一，工學即是解決新小新路徑：

若安小學的小朋友，都有做工的要求，而且汪台孫張四位先生，都願決心試驗，這是解

決新小一條新路徑。

十二，最迫切的有兩件：

1，小朋友急于向外找出路的，共有六人，爲：張俊卿，程昌林，高昭明，劉昭朗，盧恆壽，楊永鑫。他們又特別和我談了一次話，他們有五人將來願回新小任事，一人願學高深工藝。各人都開了履歷志願給我帶來，一併奉上。新小的基礎，最好是要建築在新小學生的身上。

2，蒲的化驗，與當地經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帶了一束蒲來，請吾師設法化驗。

吾師最愛鄉村的人民和兒童，尤其愛最受壓迫的最不幸的鄉村人民和兒童，看到我這個報告，一定要漸次想法解決這些困難問題，使新安小學前途，日放光明。敬祝

健康！

與嚴（二一，一二，二六。）

在這個長期搏戰中的戰大的身世，是新安小學的一個特徵，也是目前中國一般青年和兒童的縮形，所以有一加敘述的必要。

除了吳方江劉四位我不大熟悉，只得暫時缺而不敘；以及顛連無告的幾個小戰士——八個基本學生，將來另有專述外，這裏所要說的，有：

李友梅，湖南瀏陽人，民國十八年春到校，十九年夏離校。又于二十一年春到校，同年秋離校。現在任教于安徽宿州中學。

民國十五六年，中國大革命的狂濤把湖南的農村秩序捲成大混亂，他從家人離散中跑到大海之濱。這幾年來，湖南的紅白混戰，更弄得不成樣子！他在去年——二十一年得到的消息，他的四個弟弟中有兩個在紅軍裏當兵士，兩個在白軍裏當伙役。而尤其慘苦的，是他的母親。她是一個從來不會走出百里之外的農婦，被紅軍捉到江西去，她又私自逃脫，獨自跑回家鄉。去年夏天，他的父親便在這種痛苦中去了世；冬天，母親又去世了。在白軍裏的兩個弟弟，算是跑回家去了，然而田畝荒蕪，家無粒粟，寫信來要他寄錢回去接濟。但他，除

了自顧之不暇外，也只有給兩個弟弟以引領而待的失望而已！

藍九盛，福建長汀人。民國十八年春到校，十九年春離校。又于十九年秋到校，二十年冬離校。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他也隨着大衆的鼓舞歡欣跑了出來。他離開家庭的時候，父母兄弟伯叔親朋妻子歡送于十里之外，希望他能夠衣錦榮歸。這幾年來，他不惟不曾衣錦榮歸，而且他那小康的家庭，在紅軍來，白軍去；白軍來，紅軍去的局勢之下，弄得分崩離析。故鄉不能安居，只得相率逃亡。家庭的經濟担子加到了他的肩頭，他不得不用他的勞力去換取低廉的代價。這代價的力量畢竟也不能挽回他的家道的康寧。

台和中，甘肅平涼人。民國十八年秋到校，二十年春離校。又于二十一年春到校，二十二年春離校。

國民革命軍打倒北平的軍閥，他就隨着這怒潮跑到了江南來。他的家庭，是一個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在他離開了家庭之後，乾旱的天災，兵匪的交戰，祖父母，父母，妻女都先

後死亡。兄弟爭產業，寫信催他回去分家。然而他，家庭的觀念已模糊，也就不願得到家產的掌握。

孫銘勳。貴州平填人。民國二十年春到校，二十二年春在淮安城內辦新安幼稚園，半年後，幼稚園不能繼續，接着他也離淮。關於新安幼稚園，可以在他和戴自俺著的曉莊幼稚園教育一書中的新安幼稚園一文見到其概要的始末，及他和戴自俺著的鄉村幼稚園教育經驗談一書中散見許多段片而外，本書中不擬贅述。

五卅慘案的血花濺上了貴州青年的心靈，十五六年的大革命激蕩了貴州青年的血潮的時候，他也在無數的貴州青年踴躍向外跑的波濤中隱瞞了母親的耳目而跑出來。當他們跑出來的時候，以為中國既然已革了命，一定大放光明。然而在事實上，這幾年來，除了眼看着帝國主義者加速分割中國而外，故鄉所傳來的消息，也只有小軍閥混戰的炮聲，農村經濟崩潰的呻吟。他的父親是個文人，他的母親是農婦。母親在壯年過度的辛勞，贏得了一身的老病。去年，他撕毀了禮教給他造下的鎖鍊——婚姻，而母親也在這一打擊之中去了世。現

在，他家裏只孤另另地有一個依門依閭的父親。但父親既無力克服兒子的叛逆的態度，兒子也無力轉變父親的傳統的頭腦。大概，他們也將永遠在這兩絕對抗衡的局勢中相堅持。

汪達之，安徽黟縣人。他是新安小學名義上的校長，——因為各個同志都是實際的校長，而真正的校長還是小朋友——他是這一戰爭隊伍裏的主將，這裏要對他作一特別的敘述。

他于民國十九年春到校後，除了寒假暑假短期的離校外，至今仍留校裏。銘勳離淮後，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裏繼續指揮作戰。這幾年來，經濟的困窮，環境的惡劣，任何人也不免嘆氣，然而只有他，從來不曾說過一句灰心話。最近，經濟更加困窮，同志完全離棄，關心新小的人們，都不免替他擔憂，但是，你們看他寫給我的信：

「從你走後，直到現在，痛苦與希望，是像笋子脫殼一般地，脫去又有。但使我體驗得更深而相信得益堅的，是我們的理論與實際已能逐漸一致的實現。在痛苦和少有希望的時期中，只有忍受着埋頭去幹。」

「兩週來，除規定不移的時間工作外，全部用于種菜。八個基本學生是更加出力。現已種韭菜五塊，尙擬種二塊。菠菜已種一塊，黑菜已種二塊，蒜已種一塊，明日又要種黃芽菜兩塊，西邊新填的地，已整理得很好了。規定在本月半前，要把所有的菜地都整理好，再作別事。」

我們又正在受餓神的光臨，一週以來，都在吃棒頭——玉蜀黍——麵糊，如再遲三天沒有款來，連棒頭麵糊也吃不着了。」

「今後，我對新安的態度，仍是堅持。非外面的惡勢力迫害至于生命立即有危險的境地，不能離開。非枵腹三日而救濟已窮，又無聖雄甘地般的忍耐的能耐，不得已，只有離開。因爲尙不夠作「生活教育」的殉道者，生生地餓死，也是不願意。」

戀愛的魔力，金錢與地位的誘惑，是受過相當的磨鍊，自信頗有把握。

然而，我唯一希望得着的，是我的健康。我的健康，現在仍不中用，最近已明白的發現了。我的健康，是有關於我的營養，連最簡便的雞蛋也不能得吃，又有什麼辦法呢？」

他是一個遺腹子，上有二兄一姐。父親死後，母親帶着四個孤雛，從黟縣移到安慶，住在徽州會館裏，憑赤手空拳撫養四個孤雛。現在他也在淮安的徽州會館裏培植一羣顛連無告的兒童，這也是不可思議的奇遇。孤雛漸漸成人，長子已能支持家事，母親才得休息一口氣。然而，不久，長子短命死了，家事的担子移上女兒的肩頭。不久，女兒又死了，次子又來支持。次子從二十歲就做私塾先生，用他所得的束修來做母親的不甘不旨之奉。然而母親只希望他能娶妻生子。去年，他已到了四十餘歲，因為已成功了十分之九的婚事忽然破裂，腦筋受了極大的打擊，發了瘋狂，跑到城外的水塘裏去結束了他的生命。於是這家庭經濟的担子，勢必移到三子——汪達之的肩上，但他呢？且看他在九月三十日給我的信：

「母親的生活費，還是端陽時寄的五元錢。但幸得友梅和昌實在暑期開始時各寄了十元去，而我這裏又實無辦法，最近擬寄五元，又因買了幾元的照相材料，又分不出錢來了。

你勸我寫文章，我是太無一點經驗了！但經你一勸，又見着你們工作得很有興會，我也下了決心，來跟着你們做做。我的意義是這樣：今年，母親是六十歲了，我要給她留一點紀

念。她辛苦到今，我已三十多歲，很望孫子，可是媳婦尙不知在那兒？偏又養了我這個不知以「無後爲大」的大逆不道的兒子，她的失望，是可以了。但她都有一副連她自己也不會認清的偉大精神。就是：她以一個文盲的女子，居然代替了青年喪亡的丈夫，撫養了四個孤雛。她是做母親，又是做父親。她是做媳婦，又要做兒子。這也不希奇，但她是沒有承受任何遺產的；住的房子要花錢，柴米油鹽，衣服鞋襪，無一不要用她的力和汗去換來。她心中只有責任，不忍看着書香之家就要斷絕後代，她想起青年喪亡的丈夫，心思便如亂麻。不想再活下去；但又想到她的責任，就得加緊工作。燈裏的油點完了，再添上。雞已叫了三遍，昏頭昏腦倒上床，剛一合眼，天又亮了。日間的工作更是緊張，祇合一合眼，又起身料理日間的生活了。

三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她拚命不使他們再作文盲，也一個個少壯了，自食其力。但不幸，她又眼看着她一手扶植的孤兒，一個，兩個，三個，都在盛年夭亡了！她不明白此中道理，只知咒咀閻王，口口聲聲要和閻王算賬，閻王幸好沒有這東西，不然，可也就冤枉

了！

她是汪氏門中復興的功臣，夠得上和復興清室的曾國藩較一較高低。但他們同是終歸挽不了這時代的狂瀾！

她現在是六十歲了！辛苦的煎熬，落得一身是病。傷心和失望，嘗够了！如今，唯一的希望是在我身上，然而我呢？還不是使她失望多于希望嗎？但這時代的橋梁，不能使我們通過，又有什麼辦法？

她是生活中的戰士，她在大艱難困苦中奮鬥過來，現在，常常在自己感到落漠的悲哀時，尚有這樣的豪語：

「我此生是不算了，二世再來過！」

她的偉大犧牲的精神，這是我在忘記了一切時，總也不能忘掉的！

朋友！她是六十歲了，我怎能不在她尚活着的時候，給她留一點紀念的痕跡，或者讓她明白明白自己偉大犧牲精神的內在？

朋友！你讀了此信後，你該辨得出，這些話，並不是我預備要告訴你的，但一經觸動，下筆不能由己！我希望你能給我一些新的啓示，讓我能着手進行這項工作。

夜已過十二點鐘，窗外狂風怒吼，再會吧！祝

健康！

達之在新安。

一九三三年開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炮火轟開了山海關，進逼熱河，國聯調解已告絕望。蘇俄宣佈第二屆五年計劃仍須注重工業，並宣佈與日本帝國主義者訂立不侵犯條約失敗的經過，又聲明準備武力抗強鄰。遠東戰雲密布，整個世界在沸騰，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新安小學亦于此時離開了他四年來徬徨的分水嶺，而踏上了他所應走的新途程。

生活即教育，生活以外無教育，教育是要供給人生的「現實」的需要。勞働即生活，勞働以外無生活，人類是為滿足「現實」的生活需要而勞働。勞働即教育，勞働以外無教育，教育是要供給「勞働者」的「現實」生活的需要。人，是現實的人，而不是超現實的神，則

超現實的成仙成佛，以及求來生的多福多壽，不是現實的人生的需要，教育就不能供給這一類的需要，而人類也不能爲這一類的需要而勞動。可是，現今的人類社會，有一部份人是在不勞動的生活裏，已經滿足了他們現實的生活需要，而且進一步追求他們超現實的需要；另一部份人則終日在勞動的生活裏，不惟不能滿足他們現實生活的需要，而且被別人利用超現實的需要來引誘，來愚蒙。以致終日痛苦呻吟而不能自覺。這是勞動與生活絕緣，教育與勞動絕緣以後的社會病態。則現今的真正的教育，就應該解決這一病態，而重新使生活與勞動結合，勞動與教育結合。人類的現實生活的需要。大別之爲生存與生殖，細分之則爲吃飯，穿衣，住屋，走路，求學，娛樂，戀愛，結婚，生子，醫藥，……等等。這些需要，要在勞動的生活裏才能得到滿足，不在勞動的生活裏就不能得到滿足。人人勞動，人人滿足；人人不勞動，人人不滿足，在勞動的生活裏，教育的機會絕對平等，人人勞動，人人有教育；人人不勞動，人人沒有教育。教育是爲「勞動者」所有。生活要有計劃有組織，就是勞動要有計劃有組織；則教育就是要計劃生活組織生活，就是要計劃勞動組織勞動。能夠教人從有

計劃有組織的勞働生活中去取得他現實生活需要的教育，是現今的「真正」的教育，這種教育，我們稱之曰：

「勞働生活教育」。

也可稱之曰：

「指導勞働者取得現實生活需要的教育」。

人類既是爲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而勞働，則勞働就應該爲供給現實生活的需要而「生產」。教育既是供給勞働者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則學校就應該是「指導」勞働者爲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而生產的「場所」。可是，現今的人類社會，有一部份人的勞働，不是爲供給現實生活的需要而生產，另一部份勞働者的生產，又反而不能滿足他們現實生活的需要。因而，教育與勞働絕緣，學校也就與生產絕緣；教育不爲勞働者所有，學校也不爲生產所有。社會把勞働者與不勞働者之間劃分了極大的鴻溝，而學校也就在生產者與不生產者之間築起了極高的壁壘。銷滅這一鴻溝與壁壘的任務，是現今的學校的任務；能夠擔負這一任務的學

校是現今的「真正」的學校。不勞働者佔領了生產的工具，而勞働者只成了生產工具的奴隸。在生產工具的佔有權既不平衡，因而生產品的享受也不平衡，因而人類的社會也就呈現了極不平衡的現象。要生產工具的佔領權能夠平衡，生產的機會能夠平衡，然後生產品的享受才能夠平衡，而人類的社會也才能呈現平衡的現象。則現今學校的任務，就是要消滅這不平衡的現象而成爲平衡。生產要有計劃，有組織；則學校就是計劃生產，組織生產的場所。個人爲社會而生產，社會要供給個人的享受。人人生產，人人有享受；人人不生產，人人沒有享受。在生產的社會裏，學校的機會絕對平等，人人生產，人人能進學校；人人不生產，人人不能進學校。學校是爲「生產者」所有。在這生產與享受的平衡的關係上，個人與社會才能打成一片，個人與個人之間才能真正的團結，學校才能與生產相結合。生產者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在取得現實生活需要的同一目的之下，才能團結起來從事于生產，才能團結起來保護生產品的享受。然後勞働才能與生產相結合，學校才能與社會打成一片。而現今社會的當前問題，就是生產者怎樣團結起來取得生產的工具，而成爲生產工具的主人。現今的學

校，就是要指導生產者團結的場所。生產工具爲生產者的集團所共有，生產機會爲生產者的集團所支配，生產品的享受爲生產者的集團所保護，然後社會才是生產者的集團的平衡的社會。現今的學校，就是要團結生產者來創造一個集團的平衡的社會的學校，能夠擔負這一任務的學校，才是現今的「真正」的學校。這種學校，我們簡稱之曰：

「生產社會學校」。

也可稱之曰：

「指導生產者創造平衡的新社會的學校」。

勞働生產者的本領，是不容隨便可以濫竽充數的。倘若你是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士君子，一旦去舞動那笨重的鋤頭，不到一刻功夫，你的汗從額角上流下來，你的血泡從手掌上腫起來，你的腦筋昏沉起來，你的耳鳴，你的眼花，你的臂疼，你的腰酸，甚而你的胸腹作嘔，然後，你才知道真正的勞働生產者的真本領之所在。若果你天天舞動那笨重的鋤頭，久而久之以後，一點鐘，兩點鐘，三四點鐘……你的額角不會流汗，你的手掌不會起泡，你

的頭腦不會昏沉，也不會有耳鳴，眼花，臂疼，腰酸，作嘔等現象，然後你才有真正的勞働生產者的真本領，才有一副銅筋鐵骨的健強的體魄。要教育是真正的指導勞働者的教育，學校是真正的指導生產者的學校，然後學校教育所培植出來的人，才不會鄙棄勞働，然後他們的體力，才不會一天天的頹唐衰弱，然後所謂籃球，網球，……等等的體育訓練，就沒有什麼絲毫的需要。健強的體魄，是健強的生活的出發點，是真正的勞働生產者所必有，是創造新社會的每一分子所必需。則現今的學校的教育，是要把一般被學校教育所培植的人，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頹唐衰弱的體力，轉變成為具有一副銅筋鐵骨的健強的體力。又要從勞働生產的正本領的鍛鍊中，想方法使生產工具可以加強生產力，使生產力可以更完善更經濟地不致于有浪費，可以使生產品更豐富更美好地適合于生活的需要。這就是要使麻木板滯的腦力，變成靈敏活潑的健強的腦力。現今的社會，很分明地劃分了這兩種人：一種是體力頹唐衰弱；一種是腦力麻木板滯。這就是勞働與生活絕緣，生產與教育絕緣，學校與社會絕緣以後的病態。則現今的學校教育，是要擔負起責任來，消滅這一病態，然後人類的生活才是健

強的生活，社會才是健強的新社會。這種學校。才是「真正」的學校；這種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這種教育，我們稱之曰：

「用體力從事于勞働生產的真本領以鍛鍊腦力的教育」。

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到了現今的階段，生產的範圍日益擴大，生活的慾望日益增高，因而社會的結構以及支持社會結構的各部門的體系也日益復雜。個人既絕對不能離羣索居，就是以前一個家庭或閉關自守的國家而欲滿足人生現實生活的需要，也是絕對不可能。個人的現實生活的需要必須依附于廣大的集團才能取得滿足，則個人的勞働生產也要在廣大的集團的支配之下以從事進行。生產的工具，生產的機會，生產品的享受，以及支持社會結構的各部門的體系，倘若稍稍失掉了平衡，則社會生活的秩序馬上就要呈現了病態。用集團的力量管理着生產的工具，支配着生產的機會，保護着生產品的享受；然後才能用集團的意志代表了個人的意志，集團的計劃代表了個人的計劃；然後個人的力量才能集成為集團的力量，個人的行動才能集成為集團的行動；則社會生活的秩序才能平衡。所以，現今的教育，要

是一種指導集團的生活秩序的教育；現今的學校，要是一種指導集團的生活紀律的學校。集團的實際生活的問題消滅了教育部所頒佈的教科書，集團的實際生活的議案代替了校長的命令，集團的實際生活的行動代替了教師的教授；然後在這一狀況之下，才會沒有先生學生之分，沒有教科書的限制，沒有班級與畢業的年限。所以，現今的教育，是要指導學生組織集團的教育；現在的學校，是要指導學生過集團生活的學校。這樣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這樣的學校，是「真正」的學校。學生在學校裏，能夠自動地依照實際生活而組織集團，能夠依照集團的生活紀律以工作；然後不必有先生的逼迫，不必有校長督促，他就能在集團的意志之下發展他個人的意志，依照集團的計劃進行他個人的計劃。個人的生命與集團的生命溶合爲一，學生的生命與學校的生命打成一片，則學校與學生之間才有真正的團結。這種學校，我們稱之曰：

「指導學生自動地組織集團以解決生活需要的學校」。

維持集團生活的紀律與秩序，進行集團生活的計劃與工作，支持社會結構的各部門的體

系的平衡，這是需要科學。個人的勞働與營養怎樣才能適合于健康，人類的種族要怎樣改良，這是需要科學。而廣大的羣衆的腦筋，更是被陰沉的黑暗的遺傳所封鎖，他們不能突破個人的或家庭的自私的觀念，他們畏懼天上的雷神與礦山的山神，他們以爲兒女是自己的產業，他們認定個人的貴賤貧富是定命于天，這些，都需要科學來鏟除。生產的工具怎樣可以由大衆所管理，生產的機會怎樣可以歸大衆所支配，生產品的享受怎樣可以由大衆所保護，生產力怎樣可以加強，怎樣可以更完善更經濟而不致于浪費，生產品怎樣可以更豐富更美好而適合于生活的需要，這些，是要運用科學的創造。人類的物質生活的享受，精神生活的鍛鍊，性靈流露的陶浴，人與人間相對待的禮貌，怎樣可以弄到和諧，怎樣可以弄到融洽，使大家心裏怡悅暢快，這是需要藝術。房屋的建築，衣飾的製裁，飲食的烹調，器物的陳列，花木的栽種；他的格式，他的色彩，怎樣可以調和，怎樣可以美觀，使人心裏發生美感，得到安慰，這是需要藝術的鍛鍊。進而至于音樂與圖畫的欣賞，電影與戲劇的領略，無一不與人類的內部生活有關，也無一不需要藝術的陶冶。總而言之，社會的問題，是生產與消費；

人類的的生活，是創造與享受；個人的活動，是理智與情感；生產，創造，理智，是需要科學的鍛鍊；消費，享受，情感，是需要藝術的陶溶。被支配于科學與藝術的生活，才是完美的生活；被支配于科學與藝術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科學與藝術是人生的兩方面，是支持人類生活的兩大骨幹。把這兩大骨幹應用於學校教育的生活編制，我們稱之曰：

「科學藝術綜合的生活進程」。

上面，是我們四年來在實際生活的體驗上所找到的理論，現在把他歸結起來，是：

- 1，指導勞動者取得現實生活需要的教育。
- 2，指導生產者創造平衡的新社會的學校。
- 3，用體力從事于勞動生產的真本領以鍛鍊腦力的教育。
- 4，指導學生自動地組織集團以解決生活需要的學校。
- 5，科學與藝術綜合的生活進程。

上面是我們的理論的根據；下面，是我們根據於理論而產生的事實。

很顯明的，我們的事實與理論，尚差著很遠的距離。但我們是已經開動脚步，朝着很遠的距離，腳踏實地的向前穩進。

由理論而見於事實，離開了分水嶺而踏上應走的新途徑，把握着我們的中心以向前進行，這又很明顯地，是要引起各方面的衝突。而首先應該解決的，便是學生的分子的統一。請看下面的一段達之的日記：

「我們的一切，已到分水嶺了！這種實際的情況，直到現在，才意識得明白。也應該有這樣一個從性質上分明暴露的時期，現在是分明的顯現了。

我們早該認清我們事業的性質，這是要減少許多無謂的苦悶的。

在開教育的新的路線，這是我們的任務。但這路線是為誰開的呢！這是過去很為忽略的問題。事實的演進，是一天逼進一天，我們明白了。我們的性質之是否適合於一般的需要和

特殊的需要？

我們明知道特殊的需要畢業之無聊，而又想以一般的需要適應特殊的需要。明知是徒勞，而又欲達到這個目的。如是，矛盾的悲哀發生了！而結果，既不適合於特殊，又不適合於一般。

從本年起，我們是認定了，不再這樣幹下去了。第一，是徹底的取消班級與畢業的觀念。需要畢業的，到可以供給畢業的學校裏去；不需要畢業的，到我們這裏來。觀念轉移了，淘汰雜質，是第二步。性質不同的，是一個個自動的離開，如是：有×××等等的停學。他們，一則是需要趕畢業的功課，升入中學；二則是我們這種勞動生產的辛苦的工作，是不合於他們的需要。不需要的儘管離開，我們是不能供給你們的需要。你們早就應該離開了，這是你們自己的責任。

性質的分明，是第二步，現在已走到了。並不怕沒有學生，只怕他們中的分子太複雜了。目的不同，需要不同，而強之使同，這是徒勞的事。今後的新安，已走到暴露他自己的

本質的時期了。

他是一般中的特殊，決不是特殊中的一般。他是要走創造的路，他是要從現在創造一個新的未來。創造，不是偶然的事，自有他本身的統一性。所以，在現在暴露他的本質，淘汰雜質，是必然性。

統一性的純質。是不愁他量的少，而作用是很大的。性質不同的，快快自動的離開，這是絲毫也沒有惡意的。」

如是，我們的招收學生，是有着下面的兩個標準：

1，顛連無告而需要我們幫助的孤兒。

2，信仰我們的教育主張與實施者之子弟。

如是，在兩年前已經意識到的「基本學生」，現在是由理想而成爲事實。

「基本學生」，是具備着下面的幾個條件：

1，完全住宿學校，其全部生活時間，皆爲在校生活時間。全體生活時間與工作計劃，皆

由全體會議決定。其個人生活時間與工作計劃，皆在全體生活時間與工作計劃之下支配進行。

2，不納一切費用，除有力之父兄自動酌量供給衣食費並定期繳納外，所有勞働生產與消費享受，一律平等。

3，校長，除為對外所用之名義外，所有內外全部事務及經費出納，皆為全體負責處理。

4，非經全體同意，不得中途退學。

5，欲新加入者，須得全體同意，方可加入；加入以後，其父兄及其本人皆對團體負責，除隨時對團體貢獻改進意見外，不得對個人有特殊表示。

6，加入時之年齡，以在十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為合度。

基本學生，不是我們的全體學生。我們的全體學生，除了基本學生之外，尚有普通學生。普通學生與基本學生之區別，除了：

1，不住宿學校；

古廟活菩薩

- 2，衣食兩費不由學校供給；
- 3，自由入學，但不能自由退學；
- 4，年齡不加限制；

而外，沒有什麼不同。很顯明的，基本學生之成爲基本學生，完全是在經濟能力上之不同。而基本學生是由全體學生中選擇出來，他既受學校的特殊待遇，則他對學校所負的責任，亦較普通學生爲多。所以，在普通學生與基本學生之間，並沒有什麼隔膜。學校就現有經費供給基本學生最低限度之衣食費用，則基本學生人數之多少，與學校現有經濟能力爲比例。基本學生在校內勞働生產之所得，概歸學校所有。如是，除現有基本學生之衣食費用之開支外，如有贏餘，則又選擇普通學生中之經濟能力比較最困難者，加入爲基本學生。我們是在這一個原則之下，希望我們的普通學生，都成爲基本學生；希望我們的基本學生，增加到無量數。

基本學生是我們所特有的辦法，是我們在這種病態的社會之下的新試驗。我們是要用我們

的教育主張與實施把他們個人在舊家庭舊社會所帶來的舊習慣劣根性加以根本的改造。他是我們的基本隊伍，我們是要用這基本隊伍的力量推動全校的力量，再用全校的力量推動社會的力量。我們是要用這種力量創造一個未來的新社會，而這基本隊伍裏的每一分子都成爲創造新社會的新細胞。

開始時，基本學生只有三人。但這時校中有一個燒飯的工人，每月工資四元，食費五元，共九元。於是，我們把這工人辭退，增加兩個基本學生。燒飯，也是勞働生產的真本領！吃飯是我們現實生活的需要。我們主張用體力從事於勞働生產的真本領的鍛鍊，難道這燒飯的事務，還可以讓另一勞働者去負責，而我們只坐享其成，這不是笑話嗎？

燒飯的工人辭退了，基本學生有了五個，這燒飯的事，每日輪流兩個人負擔。關於燒飯方面的買米，買菜，挑水，洗菜，淘米，燒火，洗碗，……等事，都親自動手。而全體學生所需要的用水，則由全體學生每日輪流負責。學校雖然三面環水，但這水是不能吃的，吃的水是要到離校一里以外的運河裏去挑，學生能力小而不能挑者，則由兩人或四人輪流着抬。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勞働生產的教育上，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

廚房，是生活上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但中國人對於這個地方是素來極不注意。我們的廚房，當然也不能例外。而最不合理的，首先就是一個灶。而這灶的改造，就是第一步工作。於是經全體決議，撤掉舊的，建築一個新的設計。預備工具，搬磚頭，調石灰，……一起動手，經了三天的功夫，新灶完成。

廁所，也是生活上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但中國人對於這個地方也是素來極不注重的。而我們的廁所，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把整個的廁所分成三格，可以同時容納三個人。又在門外修一道磚牆以爲屏障。磚牆之外，種上冬青，再種上各種花草。這個工作，也是全體一起動手，經了一個禮拜的功夫而完成。而每天要沖洗一次，打掃一次，每週要出糞一次，這個工作，也是由全體輪流擔任。

如此，雖然差強人意，但合理的廚房與廁所，還有待於將來，我們只能就我們能力所能做到的，一步一步的朝前做去。

有一幅長約一丈寬約四尺的荒地，上面鋪滿了碎磚碎瓦。以前打算請人來開闢，要花錢八元。現在，也自己動手，經了一個禮拜的功夫而完成。這八元錢，我們就用作旅費。全體到清江去旅行，參觀了一所農業學校，一所苦兒院，一所實驗小學與幼稚園。

從此以後，我們的全部經費，只用於吃飯，購買勞動工具，購買圖書。全部的校舍，除了廚房，廁所、圖書室，寢室，大會堂，有特別顯明的用途而外，沒有什麼上課的場所。而我們的全部生活，也從此消滅了教科書與上課，消滅了班級與年限；而所謂考試，留級，畢業，開除，等等不合理的病象，更是絕對肅清了。

以前的教室，現在堆滿了磚頭與斧頭鋤頭；以前的辦公室接待室，現在也擺了畚箕與糞桶之類。許多有意或無意到這裏來參觀的客人，尤其是別的學校的先生和學生，見了這種現象，無有一個不冷笑，不搖頭，而我們就正是要在他們的冷笑與搖頭之間才得到滿足。他們最不滿意的現象，就是我們最滿意的現象。我們和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形態，我們自信是從此踏上了我們自己的途程。

勞働生產者，對於在歷史上負有重大使命的「五一」，是不能不有一番莊嚴隆重的紀念。但這紀念要怎樣才切合於他本身的意義，這就很難。「五一」在歷史上所造下來的勝利，以及能夠享受到這勝利的，至今依然是少數人。而廣大的世界，更籠罩了極濃厚的愁雲慘雨。我們在這一天的紀念的儀式是非常簡單，簡直連一張標語也沒有。首先是唱我們的「鋤頭歌」其次是開「伏爾加船夫曲」的留聲片，再次則爲主席報告「五一」的歷史與所得到的勝利，接着便是討論我們要怎樣紀念「五一」。居然有人提議：

「把西園的舊牆撤掉，重建新牆」。

在原則上雖沒有人反對，但這道牆高約兩丈，長約四丈，要把牠撤掉而重新建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們的興趣很濃厚，意志很堅決，一定要把舊的撤掉，建築新的；而且所建築的新牆，要比舊牆好，比舊牆堅固。於是，怎樣撤法？撤的時候要用些什麼工具？時

間怎樣支配？人力怎樣編排？撤掉了又怎樣修？要多少日子可以修好？這些都成了會場上討論的問題。時間過了半天，大部份還沒有結果。下午再來繼續討論，結果，他們爲了要鍛鍊勞動生產者的真本領，爲了對於「五一」的紀念有切適的意義，爲了表示小孩子的力量實在不小，他們把這件工作安排成爲長期的計劃，而共同擬定：

我們每天生活時間的路線：

一，五時至五時半

起床，洗漱，整理，大便。

二，五時半至六時

在大門外練習音階。

三，六時至七時

自由工作。

四，七時至七時半

早餐。

以上爲基本學生之生活時間，以下爲全體學生之生活時間。

五，七時半至八時半

晨會，分組討論。

六，八時半至九時半

聽音樂留聲片，內體運動。

古廟活菩薩

一六九

古廟活菩薩

一七〇

七，九時半至十時半

砌牆。

八，十時半至十一時半

圖書館工作。

九，十一時半至一時

中飯，休息。

十，一時至二時

看報，自由工作。

十一，二時至三時半

砌牆。

十二，三時四十分至四時二十分

全體討論會。

十三，四時半至五時半

圖書館工作。

十四，五時半至六時

集會，散學。

以上爲全體學生之生活時間，以下爲基本學生之生活時間。

十五，六時至七時

晚飯，休息。

十六，七時至七時半

在大門外散步，看星。

十七，七時半至八時半

圖書館工作，讀世界語 (Esperanto)

十八，八時半至九時半

聽音樂留聲片。預備睡覺。

關於這個「每日生活的路線」，有幾點須得加以說明的：

1，我們現在尙不能過一種合理的豐富的「科學與藝術」所綜合的生活，而中國人的對於陶器又最缺乏，所以我們每天的音階練習與聽音樂留聲片，是非常注意的一件工作。音樂留聲片，都是許多高尚的西洋名曲，如裴德芬的月光曲，休芒的快活的農夫，等等。中國音樂留聲片，只有國民黨歌與胡周淑安的安眠歌。這兩支歌的歌詞與內容如何，我們不必計較；我們只取他的旋律與和弦，而他的歌聲的唱法，在中國確也算得空前，實足以爲我們的指導。

2，晨會裏有唱歌，有報告，有討論。

3，分組討論，是這砌牆的工作，把全體分爲幾組，每組的工作的進行以及人力的分配，都在這時討論。但這「組」的分配，是因工作的不同而常常變動的。不然，這一組與那一組之間，是會有界限發生的。

4、內體運動，就是「靜坐」。因為「靜坐」二字帶了很濃厚的神祕的色彩，從來也有很多神怪的傳說，而且實在是「動」，不是「靜」，所以我們改名「內體運動」。我們的內體運動，並不含有任何絲毫宗教迷信的色彩，我們只是用他來鍛鍊我們身體的內部。校長汪達之，幼年時候從樹上跌下來，左邊的肋骨跌在石頭上，不知是什麼緣故，這一片肋骨竟失了知覺，後來，就是用內體運動的方法醫好了的。他在十九年到了淮安之後，經過了長期的大病，弄得皮黃骨瘦，手足冰冷，而半年後滿面紅光，也就是得力於這內體運動的鍛鍊。銘勳——本書著者——也用這內體運動的方法，把若干年來醫生所不曾醫絕根的「肺癆」醫治好了。在民國二十年春，我們就決定把這內體運動移到教育上來試驗，但因為種種的關係，一直到現在才實現。孩子們自從做內體運動以後，身上所起的變化，雖然從外表上可以看得出來，但因為沒有儀器可以檢查，所以到現在也還沒有切實的報告。我們原先的計劃，是要先在孩子們的身上檢查一下，然後一月，二月，三月，……的檢查，記載，庶幾可以有科學的研究，可以用我們所已得到的推廣出去，但現在還不能做到這一境。我們做內體運動的時

候，特別光線注意充足，空氣流通，並不像一般迷信者之關門閉戶。用呼吸推動橫隔膜的活動，推動血液的流行。平常的呼吸短淺，所以吸進去的新空氣不能達到每一個小氣管，而每個小氣管的炭氣也不能完全呼出。在內體運動時的呼吸深長，他的力量可以促進身體各部的新陳代謝，各種廢物由此得到發洩的幾會，所以能醫治內部的許多疾病。這是我的極膚淺的見解。讀者如欲試行，可以寫信到淮安新安小學去問汪達之。

5，圖書館工作，是包括看書，看畫，寫字，筆記，算術，畫圖，……等等工作，每天每人有一定的書要讀，有一定的日記要寫，每週有一期蓮花週刊要編。

6，全體討論會，是全體對於這砌牆的工作的討論，每組的成績的好壞，個人工作的勤惰與心得，工具的預備與明日的進行，等等，都在這時討論。但這只是對事而不是對人，對事的批評雖十分嚴格，爭論雖十分激烈，但於個人的情感並不妨礙。這一點，我們的孩子，是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成功。

7，包羅萬象的天體，閉着眼睛不看，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看星，只是了解天體

的第一步。先看北天的北極星及兩旁的大熊與仙后的起伏；再看南天二十八宿的出沒，這是了解天體運行的第一步。然後從太陽系講到雲河系，從雲河系講到星團系，這是給孩子們以正確的科學的宇宙觀。如此，對於他們的人生觀的了解與擴大，是有着很大的助力。

8，人類因語言的分歧而引起的隔膜與仇恨，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世界語（Esperanto）確實是國際間溝通思想與情感的好工具，是推動人類進入於大同的一種助力，所以給我們的孩子從現在就學習起。

9，以後因天氣漸熱，晝長夜短，又因實際工作的變動，這個「每日生活時間的路線」，是常常變動的。但變動時也只是時間與次序的顛倒或伸縮，而於實質上並沒有多少的變化。

10，此後，每日生活時間的路線，不是校長或教師負責排列，而是由全體推舉代表，貢獻意見，再由全體決定的。個人對於他有什麼意見時，可以隨時在大會中提出來加以修正。至個人工作，如輪流抬水燒飯等則另有支配。

這一件固為紀念「五一」而發動的大工程，從開始以至於完成的經過，我現在且從達之

的日記中，摘錄下許多片段來：

「要有工做，才有教育的意義可言，我們是生在二十世紀了。然而我們距離開合理的生活尚太遠，在我們不能過科學與藝術綜合的生活時，我們是可以招一些笨重的工作來做的。砌牆，原是一種很笨重的工作，爲了要撤大牆而先在桂花樹旁邊先修的一道小牆。昨天分成兩組的小朋友，他們不知道求直線的方法，所以砌成功的，彎屈而不美觀，暴露出危險的形態。在討論會中給他們以正確的說明和批判之後，如是，前功盡棄，毀掉重來。這種不惜求全的態度，才有正確的生活態度產生。昨今兩天，他們已有相當的成功了。這種笨重的工作，也有可以訓練人的正確的生活態度的機會，是不可以笨重看他了。」五月三日

「砌牆的工作雖是笨重，但我們已要築腳基了。腳基已經挖了二尺多深，然終覺其不夠，仍需續挖二尺。挖好之後，鋪以碎磚，碎磚已有一組小朋友在預備了。」五月五日

「築牆腳基，沒有工具，因爲事前忽略了沒有準備，鬧到臨時來自費時間。但「在勞力上勞心」是有了解釋了。在沒有某種經驗時，是不會準備什麼的。從沒有而有，而要求適

用，如是我們築牆腳基的工具，是完成合用了。工作中也另有其他事件值得注意的，這就是合作的問題。這築腳基的工作，最少要六個人，而同時舉起放下，是要一致的。初來沒有訓練，不能一致，發生了參差，甚而動了口角，起了氣憤。這是必然，只有改正而繼續工作下去。在討論會中，居然有人提議呼「一二三四」以為標準。一是預備，二是舉起，三是放下，四是休息。如是，步調一致，氣憤也就平下去了。我認為這是人類最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要養成正確的合作的態度，是只有在多做合作的工作上去求的。」五月九日

「從昨天到今天，築牆腳基的工程，似乎工作太遲緩了！但在技術上已有了很大的進步。一支高約五尺，粗約一尺直徑的木頭，用作築牆腳基的工具，分量是很不輕。昨天六個人做了一點半鐘，都很吃力；今天六個人舉起放下，已很輕易，這就是技術方面已有了明顯的進步，決不能以工作成績沒有照預算的完成為遺憾。」五月十日

「負責調石灰及抬水和泥的是第一組，沒有到工作的時間，他們已懃懃懇懇的去工作了。連那平日被母親要把他繫在褲帶上的×××也脫了襪子赤腳踏泥了。他的確是很文弱

的，是很乖巧的，是溫柔得像閨秀小姐一樣，當他要撒嬌時，我是絲毫不睬。也正如那被割破了手或跌破了皮的人來要求我給他的同情時，我是要拒絕，而且是絕對不予以同情的。因此，許多惡習都已改正過來了。義華戳破了手，跑來要我給他止血和綑紮，雖然在上碘酒時有些抵抗不了痛苦的神氣，但已不哭了，已不象從前那樣脆弱柔靡了。這是不能給予同情的，要從這種鍛鍊中，養成他們的偉大和堅毅。」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砌牆的工作，我是被分配和章隆森小朋友在一起。我問到的家裏的情況，他告訴我：父親是常跑上海作生意的，母親在家裏閒住。他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妹妹。母親是希望他能讀書，將來升入中學，所以很不以學校的砌牆爲然。但父親並不反對這種苦工的。有一天母親發表反對學校的意見，但經父親一說：「你懂得什麼？」母親也就不敢作聲了。但父親一出門去了，母親就不許他來上學，而他又總是偷偷地跑出來。晚上回去，母親問他，他就說到別處去玩了來的。」五月三十日

「砌牆的工作，進行已一月了！這事，是增進了活躍的興趣，加添了不少的新希望。但

同時也碰到了不少的失望和悲哀。

「按事施教」，和從事實上養成正確的生活之態度，都已處處表現出來了。但孩子們有時總不免有散漫的現象。當這現象發生時，我只有由他們，這時要待這次工程完成後才能促進他們的自信。牆是一天一天的增高了，新的氣象，是已經暴露出來了。但工作方面的困難，仍然是不斷的來。圓形的門，要怎樣才能下手呢？這問題是在剛着手時就發生了的，一天天想方法解決，而一天天愈感到沒有辦法。問題是如箭在弦上，愈快解決愈好。孩子們經過了幾次的討論，今天就用圓米的圓盤去試試，太小了，不行。孩子們也焦急了，一團希望的火光，忽然暗淡了，失敗的事實，彷彿是已明白擺在面前的一般。我也立刻感到暗淡了，獸獸地望了一回，沒有一點辦法，光明消逝了，我徬徨起來了。

孩子們提議，先將圓門兩邊的牆砌好了，再求解決的辦法。如是，大家決定下來，恢復了平靜，向前進行。陰沉的黯淡的頽垣，今天又撤了一壁，顯露的寬敞裏，露佈着新的開展，希望又鑽進我們的心裏了。

晨舍中，有一個小朋友報告，他看見街上有一家人家在建築房屋。爲了要使對於工程有真的領導的力量，大家就決定，在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去參觀。可惜時間太早了，他們才開始簡單的築基礎的工作。只略略和有真本領的匠人談了一下話，就回來了。」六月二日

「這樣大的工程，是不能計日成功的。但孩子們要求早日成功，好領略那成功後的況味，所以決議加緊工作的時間。如是，自今天起，除了晨會，內體運動，寫日記，全體討論會外，全部時間都用在砌牆的工作上。今天已開始，但時間雖加長了兩倍，人力也加增了兩倍，而工作的成績仍覺有限。這緣因，是由于缺少技能的熟練，但已有了相當的進步了。我聽見到的，尙無多大差謬，我這樣的幹，是正常的平坦的路。但我有時仍懷疑，這樣下去是否真有益？現在尙無事實的證明，不敢妄斷。」六月七日

「工作太遲緩了，因爲材料不合用，幾乎每一塊磚，都是要親自用刀切成後才合用的。所以一天看似沒有閒，竟不見成績的表現，但這只有一步一步的來，還能那樣精確地計日成功嗎？明天，圓門是可以成功一半了，但上一半的困難，是更要費力的。

七月份生活討論會，主席左義華，記錄劉昭朗。唱歌後，由主席報告開會大意，接着是各人提出要做的事。大體是要先將園牆趕緊完功，再開關西園。有提議把西園改名「樂園」，因為這是純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創作成功的，這真是我們的創作集。去買一塊白石頭來，刻上「樂園」兩個大字，再刻上一行小字「一九三三年，新安小朋友創作集」。大家都同意了，只設法去買白石頭了。」六月三十日

「這兩週來，因天氣的炎熱，所以一整個比較涼爽的上午，除了必不可少的事項外，便全部用在砌牆的工作上面。午後是更熱，就只有一睡，睡覺醒來，太陽已移在西邊去了。本規定大家都要午睡的，但實行了幾天，有些行不通了，因為有些孩子們是睡不着的。七月十九日

「天氣異常悶熱，是就要下雨的樣子，地面上濕氣逼人，行動都感着呼吸的窒塞。我的病，沒有輕減，大便又結了。我認為許多病症的起源，多由於忽略大便，我特別注意這一點的。趕快吃下蓖麻油，可是沒有效果，這是由于內熱太重，病是不輕。可是，見到孩子們大

家工作的努力，我不容獨自退縮，鼓着精神去參加，孩子們勸我休息，我反而說了幾句興奮的話，大家更努力了。

牆的頂，尙未完成。天氣又這樣沉重，雨是就要下來了，若不趕緊結起頂來，是要灌進雨水去的。所以，我也不容再休息了，鼓着勇氣去參加，大家一努力。牆頂看着看着完結起來了，雨也下起來了，但都不停工，在收蓋牆頂的一些技能上，我看明了，小朋友也都能做了，下次是再不成問題了。工程到此已算完滿了。晚上，我們談到這件事的時候，吃着我們從蓮花池裏剛採來的蓮子，大家都感到了成功的一種愉快。」 七月二十九日

「自從病後，精神總是不充足，以致影響了做事。孩子們，已開始收牆頂了，兩個人各在一邊，其餘的人送磚送瓦。我也夾在裏面，收拾了一些碎磚，清除出一條路來。牆頂是在上午完結的，下午是要上石灰，是要撤除扶梯。天快晚了。他們又將石灰水掃除了，扶梯撤除了，一面新鮮的磚牆，已陳列在我們的眼前了。他們工作完了，發出狂叫的聲音，聲音裏充滿了勝利。」 七月三十一日

這個工程，從五月一日的勞動節發動，到七月三十一日，整整經了九十二天的時間，終于達到了完成。舉行了一次很隆重莊嚴的完成典禮，慶祝這一個工程的勝利。勝利的愉快發自每一個人的心頭，表現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回想起來，確實也不容易。但從此鍛鍊了孩子們的筋骨，增強了孩子們的自信，轉移了社會大人們輕蔑小孩子的視線，這不能不說是從事實際勞動生產的工作的力量。全中國的小孩都勞動起來，誰能說不能建設一個如同蘇俄一樣的小五年計劃？但不知全中國的小孩要怎樣才能勞動起來，而中國的小五年計劃又要什麼時候才能發動？

砌牆，這一件笨重的大工程，是已經得到了事實上的勝利。但這只不過是一個開頭，也只不過是許多笨重的大工程中的開頭的一件。要憑我們的力氣一點一滴的建築起來的笨重的大工程，尚有若干件擺在前面等待着。

今年的六月六日，是新安小學的四週歲紀念。前幾天，已由基本學生商議了一個計劃，在六月六日提出全體大會討論，經全體大會通過施行。又把這計劃交給每一個通學生帶回去徵求家長的同意。家長不同意的，他的孩子可自動退學。家長同意了之後，則他的孩子在這一年之內，就不能中途退學。這就是：

第五年度計劃大綱

第一項 經費

以逐漸實現經濟獨立的原則：

- 1，籌足生產工具材料費五千元。
- 2，籌足必需設備費兩千元。
- 3，固有經常費租息約三百餘元。
- 4，固有捐助費約四百餘元。
- 5，淮安教育局補助費一百元。

古廟活菩薩

一八四

共七千八百元左右，詳細支配另列。

第二項 要做的事

以勞働生活教育的原則：

- 1，每天做內體運動一次。
- 2，每天吃豆漿一大碗。
- 3，每天開晨會夕會各一次。
- 4，每天整潔一次。
- 5，每天至少喝白開水五大碗。
- 6，每天定時大便一次。
- 7，每天寫日記一篇。
- 8，每天看本埠報紙一份，外埠報紙一份。
- 9，每天看書，頁數多少，臨時酌定。

- 10，每天輪流燒飯抬水。
- 11，每天參加一種生產工作。
- 12，每年每人種牛痘一次。
- 13，每年每人洗澡八十三次到一百次。
- 14，每年每人洗衣八十套。
- 15，遠道的每人每年寫家信二十四封。
- 16，和國內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互通消息，藉以消滅地方國家種族的歧視——
- 17，會寫字體端正的字。
- 18，能認能寫能用一千個生字。
- 19，能運用普通算數。
- 20，能認識環境中最易見的植物十種以上，並了解一種以上的生長過程。
- 21，能認識環境中最易見的動物十種以上，並了解一種以上之生長過程。

- 22，能認識環境中最易見的礦物十種以上，並了解一種以上之組織成因。
- 23，能認識每晚最明顯的星度。並了解其運行、
- 24，能欣賞音樂名曲。
- 25，能欣賞名畫。
- 26，能作簡單的構圖。
- 27，學會唱正確的十二首歌。
- 28，學會樂器一種。
- 29，學會表演話劇十二幕。
- 30，學會玩科學把戲五十二套。
- 31，學會做科學玩具五十二套。
- 32，學會製動植物標本五十二套。
- 33，學會開會修理留聲機。

34，學會開會修理電影機。

35，學會開會修理無線電收音機。

36，學會修理農工具及日常用品。

37，學會最普通的應用藥品十二種。

38，觀察社會生活，鞋匠，鐵匠，瓦匠，木匠，等生活情況，每學期至少詳細觀察一種以上。

39，種除蟲菊五畝。

40，種食用蔬菜兩畝。

41，種觀賞花卉半畝。

42，養鷄鴨各三十隻。

43，養羊兩隻，狗一隻。

44，捕滅蒼蠅蚊子，並懂得其害處。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一八八

- 45，長途旅行兩次，路程時間，臨時酌定。
- 46，撤除破屋五間。
- 47，砌新牆兩座。
- 48，鋪校內外路各十二丈。
- 49，闢淺草地一塊。
- 50，闢游泳池一所。並學會游泳及撐船。
- 51，開井一口。
- 52，建噴水池一座。
- 53，編蓮花週刊四十期。
- 54，徵集批判。
- 55，擬定第六年度計劃。
- 56，編輯一年概況。

57，其他。

第三項 共同生活的人

以共甘苦之原則：

- 1，導師兩人或三人。
- 2，基本學生，以逐求達到自食其力的原則，暫定二十名。
- 3，普通學生，人數不定。
- 4，有熟練技能的工人，視需要臨時酌定。

第四項 生活的場所

- 1，建新廚房一所。
- 2，建新廁所一所。
- 3，修理寢室三大間。
- 4，修理圖書室一大間。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一九〇

- 5，關閱報室一大間。
- 6，關藝術展覽室一間。
- 7，關貯藏室一間。
- 8，關科學試驗參考室一間，附醫藥用品處。
- 9，關金木工作室一間。
- 10，關溫房一間。
- 11，關浴室一間。

第五項 推進社會事項

以聯合本地及遠的力量，開發本地富源，救濟智識恐慌，調濟生活興趣的原則：

- 1，聯合本地的力量重修年久失修的蓮花街大路一條。

- 2，聯合遠方的力量，救濟蒲草滯銷的恐慌，促進蒲草造紙的工廠之實現。

- 3，辦民衆學校一所，救濟智識的恐慌。

4，開露天電影場一所，並設法置備電影機一架，以補救羣衆娛樂的缺乏。

5，設法自置無線電收音機一架，以收小的村莊與大的世界溝通的實效。

第六項 我們的口號

1，要取得生產的工具和材料，以達到經濟的獨立。

2，打開中國教育的新生路。

——完——

這是一個一年之內的生活預算。按照這個預算一步一步的做去，到了明年的六月六日，當然要有一個決算的報告。現在，下面只將已做了的事件提要述略：

砌牆的工作完成後，在八月初，因為要解決用水的需要，用了兩禮拜的功夫，在校園內開了一口井。這口井，深一丈五尺，井底圓週的直徑有五尺，井口的圓週，因為從井底漸漸地小上來，有一尺五寸的直徑。水源極好，但不能吃，因為太鹹。現在正想方法解決這個鹹的問題，據一般有經驗的人說：這是油泥——黏土——井，水不應該鹹的。

井開成功以後，每天上午的時間用于種菜，下午的時間用于演戲。以前的種菜，弄成了所謂「勞作」的八股，只求時間可以混過去，結果是園地荒蕪。「現在，他們下了一個決心，除了必須買的如油及鹽之類而外，如果自己的菜種不好，決定不買菜，甯可不吃菜。因為我們有的是園地，有的是力量，自己不認真去種，豈不是白白的浪費了嗎？」——這是基本學生程昌林說的話——如是，把所有的園地分成四份：一份是全體合種的，一份是基本學生合種的，這兩份的收入，完全歸學校所有。其餘兩份，是把普通學生分成兩組，每組合種一份，收成則完全歸普通學生所有。這是小小的集體農場，而沒有個人的疆界。種菜的功程分為兩部：一部份時間是到外面去拜訪「老圃」，參觀「老圃」的工作，請教「老圃」的眞本領；一部份時間是在自己的園內工作。每天有種菜筆記，有討論會。演戲，是我們的藝術生活，又用作「國語」的訓練。幾年來都成慣例，每年的雙十節都演戲，歡迎附近的民衆參觀。今年雙十節所演的戲，有拿，一致，屠戶，兩翻面孔，萬衆一心，鋤頭健兒，等。附近民衆之來參觀者，有五六百人之多。此後，是更要向戲劇下功夫，打算兩個月公演一次。

蒲草，是當地農人的大宗出產，但因價格底落，以致經濟破產。我們曾投函時事新報，據答：「可以造紙」。現在，是只籌募造紙工廠的資本了。

學生範圍之內，原來都是土路，久旱或久雨，行走極不方便。現在已經築成磚路，長度有三十丈，寬度有四尺。校外的蓮花街大路，年久失修。三年前，我們會邀集當地士紳，提議重修，近今無成。現在，是準備以我們的力量為基本，再集合附近農人的勞力，打算要三個月工夫，把牠完成，自然。我們所修的路，還不曾鋪上柏油，但倘若一旦從揚州到淮陰的長途汽車路要鋪上柏油的話，我們這些路已有基礎了。

根據于小的學校要和大的世界溝通——

新安小學爲

兒童旅行團宣言

古廟活菩薩

本校，是個試驗新教育主張的學校，參加工作的人，都是抱了絕大犧牲而無顧惜的幾個研究新教育的青年。但終爲經濟的鐵蹄踏住了，翻不得身，如是，犧牲的大部份都是徒然了。志願，也將被撕成碎片了。然真理是不會磨滅的，在我們信仰的教育理論之下，發生出一些新的嫩芽，這樣，我們的兒童旅行團便產生了。

這個旅行團是七個孩子組織成功的。他們都是本校的基本學生，基本學是本校今年來才開始的一種試驗。

他們最大的年十七歲，最小的年十二歲。

本校的一切日常生活的抬水，燒飯，洗衣，洒掃等，是他們共同輪流負擔。種菜，築路，砌牆，開井等，也是他們共同負責。還有，編輯週刊，表演戲劇，也是他們自動的一樁一件分分時時去做。更有附近一部份來校的年幼兒童，是由他們中的兩個年長的負責指導。他們是在有相當計劃的生活中陶溶了幾個月了。

他們都是受家庭的窮困逼迫着的不幸的孩子，自從整個的離開了家庭環境，來過這種有

相當計劃的生活以後，正常的生長，露出很分明的現象，使我們更加相信我們認清的教育主張，有更進一步努力試驗的必要。

基本學生定額爲二十名，但第五年度開始，生產計劃的五千元經費分文無着，而現時的支持，僅僅靠一部份熱心贊助的人按月郵寄三四十元，舊有的租息雖有三四十石，而今年穀賤，更大受了影響。

但我們並不因此灰心喪氣，我們相信教育是人類自救的事業。

我們在萬難臨頭，幾乎不堪延續的時候，從報上看到一位無名氏的女子，慨然解囊巨款捐助抗日義勇軍的故事，使我們覺得中華民族的前途尙有可爲，也就振一振精神，繼續奮鬥。

但我們仍然是陷在困難的重圍裏，而經濟的鐵蹄，仍然踏緊了不肯放鬆。

我們相信我們的教育主張，是祇有我們自己去努力才會實現的。

我們認清的教育主張，是：

生活卽教育，

社會卽學校。

我們以教學做合一的方法，在勞力上勞心的原則，試驗我們的教育主張，七個孩子所組織的旅行團，就是從此中產生出來的。

讓他們到廣大的學校裏去，那是活的學校，有活的動機，不必設計引起；有活的書，須要各人仔細地去讀，自己去記載。有無數的先生，最合理最正確的指導。

讓他們感到困難自己去求解決，事實的教訓，勝過千萬卷書籍。

他們沒有先生參加，也沒有先生能分身參加。但我們認爲正因爲沒有先生參加，才是他們發展的機會。我們惟有期待着將來的事實，是怎樣的告訴我們。

人類的意識，是給時代喚醒了「爲兒童謀幸福的聲浪，也日高一日了。我們的計劃決定後，去和幾位先生商量，他們大加贊成，並多方贊助。這是出乎我們意料，增加我們不少的勇氣，鼓勵我們積極向前。但我們所能籌出的旅費依然很有限，這有限的旅費不能阻撓我們

前進的勇氣。我們決定用我們的勞力，如：賣書，演說，演戲，修路，開井，砌牆等以換取我們的旅費。這種以自己的勞力換取旅費去探尋社會文化的兒童，就請目之爲探尋文化的小工人吧！

中華民族正在碰着存亡的關頭了？圖存之道，不止一端，我們是願以終身盡瘁于新教育事業的人，但我們的力量是這樣的薄弱，我們是需要巨量的多方面的贊助和指導！

親愛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們，我們是掏誠的告訴了你們，關於本校的大概，和這次兒童旅行團的意義了，敬請不吝

指教。

新安小學謹啓（一九三三，十，十九。）

新安兒童旅行團

告小朋友書

親愛的小朋友們：

我們是七個孩子組織的旅行團，現在向鎮江上海出發了。

古廟活菩薩

一九七

我們要離開學校，離開家庭；沒有先生，沒有父兄，來領導我們，旅行中的一切，都是我們七個孩子自己領導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我們從古本的荒涼的江北的農村，向繁華的文化的江南都市出發了。

我們此次旅行的目的：

第一，看看江南的風光，讓我們實際地明瞭地理，歷史，風俗，人情等社會科學的實質。

第二，看看近代的工業文化，讓我們實際地明瞭自然科學所給予人類文明的影響。

第三，看看淞滬的戰地，讓我們實際地明瞭帝國主義的殘暴，作奮鬥圖存的最有效的鼓勵。

第四，打破成人不信任小孩子也有獨立自由行動的能力的錯誤觀念。

但這些，總括起來，都是實驗我們學校教育的主張：「社會即學校」。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已穿上草鞋，披上不整齊的衣衫，背上我們小小的行囊，出發

了。

國家大難臨頭，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責任重大。我們需要有豐富的社會的各方面生活的經驗來開擴我們的眼界，增進我們的力量，磨練我們的精神，不怕苦，不怕難，不然，這副重的擔子如何擔得起！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想：當你們接着我們這封信的時候，一定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我們希望不久就有一個大規模的兒童旅行團出現，作全中國，全世界的旅行，爲我們中華民族的小朋友作先聲，爲我們老大的中華民族爭口氣。

我們這次的旅行，是極其困難的。我們家裏很窮，學校也窮。但是我們的計劃決定以後，分途進行，竟得社會同情于我們的幾位先生熱心贊助，我們要感謝他們的鼓勵。但我們的旅費是很不夠的，而我們是不願這些困難，大膽的前進了。社會上爲我們兒童謀幸福的人一定很多，只要我們的行動是有道理的。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們走上我們的旅途去了，再會，敬祝

努力奮鬥！

新安兒童旅行團謹啓（一九三三，十，十七。）

團員：左義華 靖秉鐸 程昌林 劉昭朗 靖秉銓 張俊卿 楊永鑫

職務：交際楊永鑫 賬務張俊卿 醫藥左義華 紀錄劉昭朗程昌林 主席輪流擔任

生活公約：每日開寅會夕會各一次 每日早操晚操各一次 每日寫日記一篇 每日刷牙漱口洗臉各一次 每日定時大便一次 每日喝白開水數次 不吃雜食 不得無故離開團體

預定參觀日程：

到滬後第一日：略事休息，商議參觀方法和步驟，請陶知行先生談話。

第二日：訪黃警頑先生，參觀商務印書館及時事新報館申報館。

第三日：參觀天廚味精廠并請吳蘊初先生談話。遊覽法國公園及外灘公園。看電影一

次。

第四日：觀察淞滬戰地，參觀山海工學團。

第五日：參觀上海市小學一二所，看電影一次。

第六日：逛馬路，遊永安先施等公司。購買劇本，化粧品，留聲片。擬告別上海宣言及致謝函。

第七日：離滬他往。

在淮安時所擬定的參觀日程是如此，但他們到了實際的上海以後，事實的指導，我們再
看看他們所——

要參觀的地方：

一，帝國主義侵略的路線與證據：

(1) 黃浦灘，(2) 海關，(3) 工部局，(4) 領事館，(5) 外國銀行——匯豐，(6) 外國工廠——美國煙工廠，日本沙廠，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7) 殖民地中之外國兒童教育——日本小學，美國小學，法國小學。(8) 殖民地中之中國兒童教育——新開路小學。(9) 洋涇浜章程之租界，(10) 租界之擴大——越界築路。

二，帝國主義殘暴之痕跡：

古廟活菩薩

(1)五卅慘案之南京路，(2)一二八慘案之北四川路——天通菴，(3)閘北，江灣，吳淞。

三，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1)金融機關——中國銀行，上海銀行。(2)工廠——廉源製罐廠，天原電化廠，大華無線電公司。

四，社會教育學術機關：

(1)中華職業學校，(2)傅蘭雅盲啞學校，(3)閘北平民教養院，(4)中央農業實驗所，(5)中央醫學院，(6)中央研究院，(7)各大學，(8)商務印書館，(9)世界書局，(10)申報館，(11)時事新報館，(12)兒童科學通信學校，(13)晨更工學團，(14)山海工學團。

五，娛樂場所：

(1)電影院——選看中外好影片，(2)天蟾舞台，(3)先施樂園，(4)大世界，(5)中

華口琴會，(6)聽音樂。

六，消閒場所：

(1)跑馬廳，(2)跑狗場，(3)公園——法國公園，外灘公園，兆豐公園，虹口公園。

七，海根堡大馬戲場：

(1)看馬戲——動物教育，(2)參觀獸苑。

八，中國的上海：

(1)市政府，(2)文廟路，(3)小東門路，(4)中山大馬路，(5)鄉鎮——江灣鎮，北

新涇。

九，中外宗教場所：

(1)城隍廟，(2)文廟，(3)天主堂，(4)慕爾堂，(5)基督教青年會，(6)佛教會。

十，下層民衆生活場所：

(1)碼頭工人，(2)火車站工人，(3)工廠工人，(4)工人住宅，(5)小菜場，(6)蘇

州河船家，(7)馬路上的乞丐，(8)四馬路夜裏的野妓，(9)建築工人。

因此，他們原先只預算留滬一禮拜，但現在已經一月有餘，還不曾參觀完畢。又因為實際生活是變的，是動的，所以他們參觀的地方，也與上面預算的有很大的出入。他們每天都有筆記，不久將彙集出版，讀者欲知其詳，請看他們的旅行報告。這是他們上了「大上海」的一本教科書。

他們到了上海以後，各機關的歡迎，各報紙的宣傳，真是轟動一時，真是在兒童的隊伍裏爆發了一個炸彈。

然則他們這次上了這一本「大上海」的教科書之後聽得到的價值如何？請看陶知行先生寫給汪校長的信！

達之同志：

兒童旅行團來滬，大家都歡喜。我以小工人之禮待之。在這裏他們決無凍餒之憂；所怕的是汽車老虎，曾囑他們特別留神。你要我估一估他的價值，這是新時代無價之寶，姑且定

他爲萬萬萬萬萬金元吧！這樣偉大的寶藏，世界上誰也沒有！却爲新安所得，使福特摩耳根輩見之，未免要生小巫見大巫之感。而新安不敢私爲己有，願公諸天下後世，這又是富翁們捨不得的了。好，如果你討厭黃金，就聽我唱吧：

一羣小光棍，（註一）

點點有七根：

小的十二歲；

大的未結婚。（註二）

（註一）汪達之的介紹信中作此稱呼。

（註二）鄉人注重早婚，普通十五六歲已結婚了。

沒有父母帶，

先生也不在。

誰說小孩小？

古廟活菩薩

古廟活菩薩

二〇六

劃分新時代。

親愛的讀者，再會！

一九三三，十，十，夜八時寫起；

中間時寫時輟；

一九三三，十一，三十，午寫完，

在上海北新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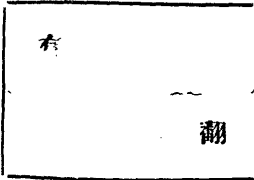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曉莊叢書之一

古廟活菩薩〔全一冊〕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主編人 陶知行

著作人 孫銘勳

發行人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三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老靶子路
北江西路口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文化局調查及公報

文化局調查及公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651B

